

R
R105
123.33

期一第 · 卷三第

今日聯軍史料



青 苗：鬼

王西彥：家

許天虹譯：迭更司的哲學

陳占元譯：馬來亞的狂人

域 鴿

行發社版出進改



第三卷·第一期 目錄

特載
我們的抗議……………編者(一)

小說
鬼域……………青苗(二)

家鴿……………王西彥(一四)

散文
跳蚤的故事……………許傑(七)

爺爺和茶葉……………李岳南(二三)

詩選
馬燈……………高崗(七)

戀歌
春天……………彭燕郊(一三)

送更司特輯
送更司的哲學……………郭風(二三)

城里的貴人……………A·莫洛亞作 許天虹譯(二六)

研究
緒威格及其作品……………C·迭更司作 許天虹譯(三五)

長篇連載
羅曼羅蘭作 陳占元譯(三七)

馬來亞的狂人……………S·緒威格作 陳占元譯(四〇)

編後記……………編者(三九)

不讓敵人越出雷池半步(木刻)……………金逢孫(封面)

現代文藝

第三卷·第一期

民國三十年四月廿五日出版

永安 南平

編輯者 改進出版社

長汀 沙縣

發行者 改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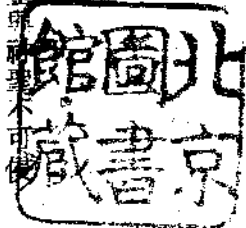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定價表	(內在費郵) 定 預				每冊	零售
	全年	九個月	半年	三個月		
本省	五元	四元	二元五角	一元五角	五角	五角
外省	五元	四元	二元五角	一元五角	五角	五角
國外	十元	八元	五元	三元	一元	一元

凡郵匯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價，但以一角以內者為限。

我們的抗議

編者



據報載：四月十三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中立協定時所發表的共同宣言，內稱「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云云。這是一項異常值得重視的事件，因為：

第一，東北四省與外蒙係中國國土的一部分，其主權屬於中國，其人民為我們的血肉同胞，今天我們正以全民族的力量，忍受空前未有的艱苦與犧牲，進行神聖的抗戰至四年之久，我們的最後目的，便在於打倒侵略，收復國土，爭取民族的自由解放，進而維持國際正義，保全世界和平。這次的蘇日協定，顯然是一種妨害中國領土與主權，蔑視國際公法的野蠻的分贓式的不義行為。

其次，日本是法西斯侵略國，是我們的生死敵人，其一切狂悖舉動，自然是不足為奇，且也不是重視的；但蘇聯却一向是以反對侵略，同情並援助被壓迫民族為職志的國家，是所謂「中國之友」。而現在蘇日協定所顯示的，却完全一反自己的立場，不但為虎作倀，鼓勵侵略，且也是瀆辱了公理與正義！

對於蘇聯在十月革命後的艱苦奮鬥，抵禦列強干涉，埋頭各項建設，發揚文化藝術，達到今日輝煌的成功，我們一向表示極大的尊崇與敬仰；尤其是近年來在國際上的仗義執言，以反侵略自任，對弱小民族的同情與援助，我們更寄與無限的欽佩與熱望。而現在，正當我們的抗戰進入最後階段的時候，蘇聯却和我們的敵人簽訂了這種賣友式的協定，試問蘇聯一向所宣揚的國際道德在哪里，公理和正義又在哪里！

或許在蘇聯的立場，這只是一個新的外交策略，含有某種政治企圖的吧？然而，對於正在進行抗戰的我們，對於被侵略的我們，對於一向以蘇聯為友人的我們，對於愛護自由與正義的我們，這不能不是一種侮辱，一種背信的行爲！當蘇德協定成立時，我們相信那是蘇聯一貫的中立的和平政策的執行，相信蘇聯決不會蔑視中國在民族革命戰爭中所流的血，而且相信以為蘇聯將和日本成立類似蘇德協定瓜分波蘭的條約是一種不應有的推察——因為，我們相信道德與正義。誰料到今日蘇聯竟然承認了所謂「滿洲國」的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竟然鼓勵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更重要的，蘇聯今日既可以承認所謂「滿洲國」，那麼將來豈不可以同樣承認南京偽組織嗎？這種只顧一時的國際利害關係，自毀立場，而以中國為犧牲的卑劣行爲，我們只有鄙棄，只有憤怒！我們愛國家愛正義甚於自己的生命，因此對於蘇聯此舉，在此大聲喊出我們的抗議！

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鬼 域

—— 羅夫先生的手記

青 苗

「假使你是瞎眼的，你便沒有罪了。」

—— 約翰福音第九章第四十一節。

天已漸漸黃昏了，一抹黃潤潤的夕陽的餘輝射在還古老的城樓上。

街巷裏是寂靜的，狗叫着，嗚咽着。

幾隻蒼鷹繞着城內的廢墟和郊外的荒塚飛旋着。

城郊裏比往日更加荒涼。……羊羣不見了，牧羊的孩子不見了，城牆跟下的垃圾車和檢炭渣的婦人和孩子也不見了。

亂葬塚裏野塚增加了，新的土丘一堆一堆的，遠遠望去，排列得和饅頭一樣。亂葬塚前邊的瓦礫場上，有許多破碎的骨骸，其中幾片白白的頭蓋骨夾在草叢裏，驟然看去，真疑心是草裏的蘆菔呢。

野狗們吃得肥胖了，毛髮蓬蓬的，三三五五地在荒塚間和廢墟間走着，有時互相嘶咬起來，猛烈地叫着，嗚咽着。

城裏是異樣地冷靜。……一座城市在大白天裏能有這樣沉靜，真使人覺得它彷彿像鬼域

一樣。

到處是廢墟，到處是斷壁殘垣，連那最繁華的鐘樓街，也只有寥寥的幾家人家了。那巍峨的鐘樓因為受了炸彈的浩劫，上邊的兩層也倒塌下來了。

鐘樓底下貼滿着「皇軍」的佈告和宣傳畫，另外還有許多廣告——若素，而遠力達目膏，鈣色文，老篤眼藥……

夕陽把它的餘輝射在鈣色文上的美人上，那美人兒在笑着，在那美人媚笑着的彩色的廣告畫旁邊，掛着幾具中國人的頭顱，起初這些頭顱是浮腫的，但現在它們却乾得和冬天的南瓜一樣，臉目的輪廓也看不清楚了。

隨着落日餘輝的消逝，一羣烏鴉繞着這瘡痕滿目的古城盤繞着，暮靄在郊野裏昇起來了，習習的晚風帶來了涼秋的清爽。

護城河裏的水是混濁的，水面上罩着野藻和荒草，蛙在水邊的草叢裏跳躍着，咯咯地叫着。

護城河的前邊有「皇軍」築的鐵絲網，跟籬垣一般。

驟然，荒涼的街道上蕩起一陣塵烟，馬蹄聲跟一陣驟雨一樣地霎地擱着，一列「皇軍」的騎兵飛馳過來了。馬向着落日嘶嘶着，奔馳到文廟裏的兵營去了。

風沙整日地瀰漫着，黃潤潤的夕陽映着那灰濛濛的風沙，使這古城更顯得灰暗，荒涼。

「的——嗚嗚的——」

「的——嗚嗚嗚——」

「皇軍」軍營裏的喇叭響了，悠揚，婉轉，聲調裏充滿了哀怨，宛如出喪的調子一樣。

我在這鬼域一般的廢墟間和街巷裏走着。

我穿着瑪德蘭神父的黑綢衣，胸前掛着銀十字架。……爲着上帝的緣故，我每天黃昏要在這荒城裏巡視一週，把我的感想和見聞都紀錄下來。

今天，關帝廟前和城郊裏又發現了無名的屍體，後來我打聽出來，關帝廟前那位死者是胡老大，一貫的職業是放錘錘賬，開小押當。城郊裏的屍體是賣牛肉的老蔡，老蔡是因爲分贓不均被火併了的，而胡老大却是被他債戶仇殺了的，身上被戳了許多破洞。

街巷裏的行人是很稀少的，只有一些專以搶劫爲業的流氓們像獵狗似的探頭探腦在各處出沒着。

街巷裏破爛不堪，過去巷戰時的堡壘和防禦物都還隱隱在目，許多人家都變成一片瓦礫場了，有的被炸彈炸塌了，有的被烈火洗劫了

，縱然有許多人家的房屋沒有被焚燬，但除過那屋瓦而外，屋裏的什物全被搶空了。

在關帝廟附近的廢墟間，一羣野狗緊緊地包圍了我，瑪神父的綢衣被撕破了，我仗着那隻手杖才衝出了重圍，身上淌下了一身的汗。

一陣泣哭聲從什麼地方隨風飄了過來，我正欲佇足傾聽，但這哭聲隨即便隱沒在野狗的嗚咽裏了。

在捲棚巷的巷口裏，我碰見那滿城裏大家都認識的一品香，她過去本是一個爛貨，靠着皮肉倘不能生活，所以另外開了一個包子舖，但現在她却成了這古城裏的一名交際花了。

一品香裝束得花枝招展，臉上抹着濃厚的脂粉，頭髮梳得光油油的。她旁邊跟着敢死隊的片岡隊長。片岡是一個倭而胖的滿臉絡腮鬚子的漢子，面目兇惡得跟喝血的野獸一樣；他本是高麗人，但却取了日本人的姓名。

一品香的浪勁是賽得過一條母狗的，片岡的眼睛笑成了一條縫，兩人向捲棚巷「合記紙烟公司」走去；敢死隊的司令部就在那裏的。

在「裕通銀號」的門口，我碰見維持會的會長宋三爺，他向我說，「皇軍」已決心維持秩序，公買公賣了，叫我告勸瑪德蘭神父把天主堂裏的難民都放出來，這樣他便好維持些了，因為市面實在太荒涼了。

「並不是瑪神父不讓他們出來，他們自己不願出來呀！」

「這……這……」他嚙嚙着，隨即揚了一下眉頭，跑進「裕通銀號」去了。

薄暮。「皇軍」的一羣人馬從城外回來了，大車上載着豬羊和米麵，另外一輛車上載滿着年青的婦女，她們像屠刀下的羔羊似的抖顫着，臉都嚇成蒼白的了，樣子是癡楞楞的，其中有幾個聲音已經哭得啞了，但還在「嗚嗚嗚……」地啼哭着。

「呀！我的在天之父，願你懲罰他們。」我默禱着，望着這些野獸的背影劃着十字。

我們的天主堂像這古城裏一座堡壘似的，大門無論日夜都是緊緊地關閉着的。

瑪德蘭神父日益悲哀起來，他在一羣難民的泣涕和嘆息中過着生活。

每天晚上，當我將所見的事情和得到的消息告訴他時，他便顯着悲感的神情啜嘆起來：

「呀！上帝，上帝呀……」

隨即他便跪下來祈禱。

當這古城陷落後的第二日，他便仗着自己對人類的愛，他便大膽地引着我到一切受難的災區裏去訪問，這時屠殺和搶劫還未終止，許多地方還在烈火裏燃燒着。烏黑的濃烟罩着這座古城，街上躺滿着許多無人埋葬的破碎的屍體，到處染着紫赤色的血跡，有些還未乾涸，一股刺鼻的焦臭的氣息和腥氣味在空氣中瀰漫着，我們連連地打着噴嚏，彷彿跟走進了屠場

裏一樣。街上是異常的凌亂：屍體，彈丸，破爛的什物堆滿在街角裏，被砲彈擊毀了的機關槍的堡壘像一片瓦礫場一樣，泥土和磚瓦塌滿在地上。三三五五的「皇軍」像獵狗似的在街巷找女人，淫慾已經飽足的「皇軍」則悠閑地徘徊着，雪亮的槍刺上閃着斑斑的血跡。

「呵，呵，呵！末日已經到臨呀……」他嘆息着，顫抖着，不停地在胸前劃十字，把眼光注視在地面上，小心不使自己腳踏到那些血跡上去。

在鐘樓旁邊的一條小巷裏，我們發現了許多被姦污的婦女，其中大半以上是披輪姦而喪命了。……在一家院內的古槐樹下，我們發現一個十三歲的女孩被赤裸裸地仰面朝天的縛在一條板凳上，血順着那女孩子的兩腿間流下來，那女孩子的小腹已經脹得跟一面鼓一樣了。

「呀，主呵，我的在天之父……」瑪神父幾乎要昏倒了。

這天晚上，瑪神父全身發燒，一夜晚不能入睡，夢中老是發着囁語。

自從以後他再不願出來了，他祈禱的時間更多了，他常常一個人跪在神壇前，一直跪到深夜以後。

每天，當禮拜堂裏的鐘聲鏗鏘地響起來的時候，他便領導着難民們祈禱唱讚美歌。……用難民是一點也感不到興趣的，他們（他們）吵吵嚷嚷地跟一窩亂蜂似的。

入了夜，砲聲還是繼續地隆隆的響着，槍擊密如連珠，每當一顆砲彈落在附近的地方時，便如發出一聲駭人的巨響，連窗紙也震得撲簌簌地響了起來，子彈有時「絲絲」地從屋頂上穿過，有時「砰」的響在窗玻璃上，玻璃便嘩啦啦地破碎了，這時那些難民們嚇得有人喊起爹娘來，女人們「歇斯特利」地泣哭着，孩子們也哭着，每當砲彈落在附近的地方和彈子從院子裏的上空掠過時，便有人驚喊道：「爬下呀！爬下呀！」於是人們全匍匐在地上，把頭藏在牆角裏，把身子沒命地縮着，縮得跟一個刺猬一樣，恨不得一下鑽進地下似的。

難民們像一羣豬猡似的擠滿在屋子裏，每人佔着狗窩大的一片地方，潮濕，陰冷，空氣裏充滿了臭氣和小兒的尿騷氣味，一股股濃厚的腳臭在滿屋瀰漫着。深夜裏，當砲聲息止了的時候，屋裏又和日間一樣吵鬧起來，屋角裏也有人點起蠟燭來，這一來，將屋裏的各種事物都照了出來：筐籃，箱子，擡腿杖，破盆爛罐和爛鞋襪。……各種零亂的什物堆滿在屋角裏。這間屋宇是一個廣大的庭堂，地上大約住着四五十個人樣子，看來真跟一座獄牢一樣。

於是又是隆隆的駭聲，小兒的哭聲，嘆息，呻吟，和一種如斷如續的泣涕在屋角裏響着，女人們是那樣的嘯嘯，嘖嘖，又三三兩兩地聚談起來。

吵架永遠不會停止的，剛才孫大娘和麻子

孫三因為爭屋角的一塊地方吵過，現在李二婦又和劉媽因為爭一點蒿草而吵鬧起來，劉大媽不知罵了一句什麼粗話，這一來，可把李二婦氣壞了，她像一隻火雞似的怒氣衝衝從她的舖位上立起來，一邊罵着，一邊手指向劉大媽的鼻尖上指去。

「你攔住鍋鉛子行事呀，你不要憑你養的野漢子多，老娘不怕你……」

這一來，劉大媽也虎的一聲跳起來，她嘶嘶的大叫：「野漢子，野漢子，拿出見證來……」

「血口噴人……拿出見證來……」劉大媽氣勢兇兇的，挽着袖子，要不是許多人攔住，兩位母夜叉真要演一場龍虎鬥了。

有人從迷夢中被驚醒來，於是便憤憤地罵道：「吵呀，吵呀……老子兩天沒有睡着覺……」

屋角裏一個老頭子也嘆息道：「唉……這些母狗……」

「真是欠鬼子的頓教訓，給放放排槍（輪姦）看，看還叫喚不叫喚……」一個賣紅薯的漢子粗野地罵道。

可是這話却教他後邊的孫大娘聽見了，她也罵道：「放排槍，放排槍，只有你的老娘輪得上……」

於是這一男一女也吵罵起來。女人們像蒼蠅一樣的嘖嘖着，孩子們也時時哭了起來。一些睡不着覺的人這時擠在一堆摸骨牌，

或者三三兩兩地囁囁私語。

屋外的疾風瑟瑟地響着，夜是寒峭的。

黎明時，有兩個父母全被鬼子害了的孤兒在屋角裏凍得哭了起來，其中那個女孩，大約有五六歲大，一邊用手拭着淚，一邊哭叫道：「媽媽呀……媽媽呀……」

另外一個女人的小孩尿了一泡大尿，尿流冲到旁邊一個老人的舖上去，那老人的衣裳給沾濕了，冰得從夢中驚了起來，於是便和那母親吵嚷起來，好在那母親自知理虧，便陪着好話，老頭子哭也似的喃喃地叫苦。

許多沒有衣被的人在屋裏抖索着，或者幾個人擠在稻草堆裏藉以取暖。

日子是苦澀的，悲慘的。……眼淚，災難，血……呵，主呵，救救我們呀！

瑪德蘭神父像發着嚙語似的禱告着。

我每天仍穿着瑪神父的黑色綢衣在這荒涼的古城裏穿梭着，我不是在人的世界裏走着，而是在一個恐怖的人毛髮悚然的陰陰森森的鬼域裏旅行着的，我記得我從前讀過一本小說，那上邊描寫着一個人在地獄旅行的故事，那故事雖然也有些可怕，但那是錦色的幻想所識成的，是一個人所不能及的夢境。我在童年時也曾涉獵過關於地獄的圖畫，也曾聽過關於地獄中的各種傳說，但都是誇大的，是一種宗教性的恫嚇。現在憑着基督的血來起誓，我卻是在太陽出得紅紅的大白天裏在這鬼域裏走着了

，這鬼域裏沒有十殿閻羅，但却有屠宰場和被慘害了的婦孺；有酒醉了的皇軍；有趁火打劫的流氓；有吃肥了的三五成羣的野狗。……

迷信和恐怖像濃霧一樣罩着這座古城，到處流行着關於鬼的傳聞，有人說關帝廟附近每天半夜裏有無數的冤鬼在號哭；有人說布袋巷裏的女鬼常常包圍了皇軍的兵營，將幾位喝血的太君都捉走了。但到底真不真呢？誰也弄不清楚。街巷裏是異常的陰森，的確是使人恐怖和心忪的。

女巫孫七嫂像冬眠的動物而驟然在春天裏蘇醒了一樣，當她把鴉片烟和海洛英吸飽的時候，她便顯得非常的活躍，披頭散髮，手裏舞着一口生鏽的古刀，在給人家降妖捉鬼。

「皇軍」成立了「黃道會」，把一羣巫婆和法師招集起來，孫七嫂便是這裏邊一個活躍的角色，大批的符條和紙錢撒佈在街巷了。

海洛英也跟着「黃道會」猖獗起來，維持會的奴才吸着它，流氓們吸着它，漸漸地，苦力和小販們也吸着它了。而東洋人在城裏出佈告，唱大戲，吸引着人民回到城裏來，滿目瘡痍的城裏又漸漸熙熙攘攘起來，市場上充滿了東洋貨。

車站上的火車最初沒有車頭，一羣羣的老百姓在皇軍槍刺的淫威下像一羣牛羊一樣的拉着那沒有機關車的車輛，車裏裝着受傷的「皇軍」，從鄉下劫來的給養……拉火車的百姓被迫的掛着良民證，手腕上被宣撫班的魔狗們用漆打了印記。

現在車站上又冒烟了，汽笛「嗚嗚嗚」地喚着，車上載滿着受傷的「皇軍」，賣膏藥的旗子插在車窗旁和車頂上，車皮外邊貼滿着「愛路村」的村民打着五色小旗歡迎「皇軍」的宣傳畫。

有一次我跟着瑪德蘭神父到車站上為那些死亡和瀕危的「皇軍」去禱告，我們抵達車站上十餘分鐘後，汽笛響了，皇軍的運屍車到了，車上滿是受傷很重的傷兵和屍體，其中有兩輛上載着麻袋，麻袋裏滿是頭顱，上邊血痕斑駁；車上的守兵是沉默的，臉子跟泥塑的一樣。

喇叭響了。「皇軍」們奏着哀歌。車站的週圍戒備得非常森嚴。

我們回來從化屍場前邊經過的時候，一種極濃厚的腥臭和腐爛的氣味薰得人簡直要嘔吐起來。

我近來心情恍惚，精神衰弱。心悸，憂鬱，時常做着噩夢，我夢見我也在廢墟間被野狗們所噬嚼了，把我的白骨咬得「蹦蹦」地響；我夢見酒醉的「皇軍」，喝血的「皇軍」和那些運屍車上泥塑的一般的「皇軍」，他們的影子像雲霧般的飄過了我的眼前；我夢見一品香變成了一幅骨骸架子，披着輕飄飄的彩色衣服在廢墟上的白骨間舞蹈着，片岡用嘴啣她奏着曲子，像耗子般的吱吱地叫着；我夢見孫七嫂臉上抹着珠砂，嘴裏嚼着一口八斤重的大刀；我夢見「皇軍」的化屍場……一陣猛烈的嘔心

使我醒過來了。

夜裏總是不能好好安睡，因為教堂後邊就靠着一家「剝皮庭」，這「剝皮庭」是「皇軍」特務機關的人員和漢奸們所組織的，專門審判一切游擊隊和抗日份子的，每天夜深人靜的時候，在教堂後邊的小菜園裏便可以聽見拷打和慘叫聲，這種聲音常常一直繼續到黎明的時候，假如立在教堂的屋頂上望去，則那剝皮庭的廣場便可以看見，那廣場上有幾株老槐樹，那古老的樹桿上沾滿了污血，每株樹桿上常常纏着一個受難者，身上說得光赤赤的，滿身的肉血狼藉，而地也常常躺着三兩被熨斗燒死的屍體，血腥的氣息引誘貪饞的烏鴉，因此那古槐上常常有一羣烏鴉在盤繞着，「哇哇哇」地叫着。

雨落着，這座小城是灰茫茫的，四圍是一片濃厚雨霧。

河裏的水暴漲了，街巷中低窪的地方積滿污水，一些腐爛的菜葉，爛布片，垃圾堆……都在淫雨中腐臭着，街巷裏是異樣的淒涼，簾條，牆壁上「鈣色文」和「若素」上的美人兒也被雨淋得濡濕，幾片脫落下來的一北支政權「明則化」的紙片在污泥裏翻舞着，幾個長着楊梅瘡的妓女和衣裳襤褸的閒懶人在冷雨中牽着肩膀，在泥濘中踉蹌地走着，跟鬼影似的點綴了這寂寥的街巷。

街巷裏驟然地荒涼起來，許多攤小攤子的

戀 歌

彭燕郊

不要去問他們吧
說春天是怎樣的一個季節

他們將說春天是少女失身的季節
是少年沈溺於自瀆的季節

他們將說春天是南風的蜜月，
是冰雪的假期、是流浪的太陽重歸的佳節

說春天是寡婦再嫁的季節
是尼姑返俗的季節

是去歲和今年握別的日子
是播種人開始工作的吉夕

說春天是貓高唱情歌的季節
是落花受孕的季節

是雲雀喬遷到青空去的良辰
是流水換了新裝來參與的盛會

是雷電拜訪大地的投刺
是蟄居的草蛇底遠方旅行記的開篇

說春天是更換月份牌的季節
是掃墓，踏青，和植樹的季節

是一枚淫婦給你的訂婚戒指
是一篇負心者底像煞有介事的宣誓

是一曲迷途的歌，一場荒唐的夢
一首說着美麗的謊的詩篇……

但是——任他說得怎樣巧妙呵
我說：完全不夠！

春天，在往日
曾經是我們——

避着教師和同學的耳目、而偷偷地
在人們看不到的課桌下用足尖傳情的季節

而現今呢？
春天是——

教給我以大胆的魯莽
給你以溫柔的慷慨的

使我們兩兩雙雙地騎着好戰馬
到山那邊的樺樹林去幽會的季節……

要把戲賣膏藥的不見了，說書場和落子館的門口也都人跡寥寥，只有高麗棒子開的烟館的門口，還有些來來往往的人們。

這時有個瘦骨稜稜的黑籍同胞在泥濘裏蹣跚着，他們已經有兩三天沒有過癮了，他們的身子在淒風冷雨中抖索着，手藏在衣袖裏，縮得像一個猴子似的，肩上披着一條染滿着煤屑的麻袋。

在新民樂園後邊的廢墟間，一個滿臉滿頭都是楊梅瘡的女屍匍匐在垃圾堆上，她的年齡似乎還不很大，臉子開始在污血中腐爛着，她的身上還蓋着些爛席片和破麻袋，看樣子她會

在死前扎擗過的，用這些破袋和爛席片來衛護過自己的。……但是現在，她已經完結了，她像一隻野狗似的無聲無嗅地躺下了，漸漸地腐爛了。

雨越下越大了，冷峭的秋風一陣陣地掠過來。陰暗，潮濕，寒冷，四圍罩着死一般的令人窒悶的陰鬱；世界彷彿成了一團濃霧了。

那幾個黑籍同胞像幽魂一樣的默默無聲地走到一家醫院的門口，這家醫院是「皇軍」的傷兵醫院，每天用許多錢收買着支那人的血液，而把那些血液添給受傷的流血過多的「皇軍」。

那幾位黑籍同胞輸過他們的血，每人拿着十元金票走出來，他們在雨中急急地蹣跚着，似乎比來時有些精神了，他們走進高棒子的煙館裏去了。

我寫了些什麼呢？我在發着什麼語嗎？頭痛，腦漲。……我實在是寫不下去了，瑪德蘭神父又在祈禱着了，他像睡了的綿羊似的咩咩地呢喃着。

一九四一年三月。塞子。

馬燈

高崗

A

被那隻柴棒般的手
天天拎着，

碾開濃膩得漆一樣的夜的
馬燈在搖幌着過去……

因困倦而跌冲着了，

腳踉蹌着石板；

夜呵，蒙着純黑幕布的中間却被

這些聲音

輕輕地搗弄着！

排字房汽燈嗞嗞地叫擾，

我們很簡單地洗了洗手

走出門把身體貼在

涼夜的風里，火油味

還在手裏散發，

而我們馬上又看見

那盞馬燈。

馬燈的光在純黑的路上搖

鬼眼一樣的誘吸我們，

使感到像

刈盪着小船要永遠

跳蚤的故事

許傑

我們這裏的昆蟲學教授張小仲先生的太太，是一位被人稱作有錢的太太，抗戰開始了，學校在搬遷，教職員的薪水打五折。張教授一個人跟學校在流轉，但太太却仍帶着小孩子在香港作寓公，不，該說作「寓婆」吧！

可是，太太也免不了要牽掛老爺，香港住得膩了，自然又得到老爺的身邊來溫熱一下，因此，在抗戰的第四個年頭上，這位昆蟲學教授夫人的張太太，又帶着小孩子從香港繞道到我們這裏來了。

來了也就來了；在這抗戰的時候，一位女太太，捨了那到處都是跳舞場影戲院的繁華都市不要住，而心願到這大後方苗裔邊境來，過着原始的粗野而吃苦的生活，那是在沒有動身前來以前，早就三番五次的思索過，握緊拳頭，咬緊牙關，下了最大的決心的。這麼說，來了也就來了，那還有什麼話可說的。

自然，這是沒有什麼話可說的：譬如沒有舞可以跳，沒有電影可以看，那自然只好算了。沒有西式糖菓餅干，沒有咖啡可可，那也可以將就。至於沒有三炮台或是什麼司令牌之類的外國香烟，在張太太，她也曉得，事先也會準備了大量的貨色來的；但時間過得久了，而且都是過得這樣無聊的日子，這些香烟，又怎能挨延多少時日呢？但是，這也不要緊，香港帶來的外國香烟吸完了，也還有土製的香烟，還有自己用手來捲了再用口水來黏住來吸的土烟，這些都沒有什麼，都決定忍受的。此外，如請不到女工人，便是自己劈柴，洗衣，倒馬桶，——爲了倒馬桶的不便，便自己到本地人的茅房裏蹲着大小便，——趁墟買小菜：這一切，都看在抗戰面上了。

一位香港太太，到了這偏僻的粗野的地方來，生活竟然會過得慣，這在熟悉她的人，真覺得不敢相信似的。「這是「國難」時期嘛！」有人講起這些來，問她生活過得慣不慣，而且對於她的生活表示驚異的時候，她總是這樣的回答着，而把「國難」兩個字特別的說得清楚而響亮一些的。「張太太真有些，——有些那個，有些了不起！」別人也有這樣說的。

回不到邊岸了。

馬燈在那柴棒般的手里

搖晃着接近我們——

天天馬燈引來

我們看見那個幼小的兵。

他應該是困倦的

無精力的，

幾乎是身體

被馬燈牽着地走，

過大的軍服裹着悲哀和疲倦，

使他幼小的身材也臃腫了！

天天，

他把一個中年的營長

從街上迎回來。

是經過了過度的泥醉，調戲

營長把手杖

隨便地敲着皮靴筒，

也隨便地敲着

拾馬燈的柴棒樣的手。

他不說一句話也不望一望，

被鞭打的手背上的痛楚

就輕輕地抖掉，

臉孔變成得像夜色了。

他依然被那盞馬燈

牽着跌跌地走，

中年的營長依然

可是，張太太也有些苦悶。苦悶的來源，可不是無聊，也不是吃苦，但却與無聊吃苦有關係的；這個地方的跳蚤的來得跋扈。這個地方的跳蚤，說也奇怪，不知爲什麼，好像比任何地方都要來得多的樣子。晚上睡覺的時候，床上，被服裏，完全是牠們的世界，那就不用說了；就是在白天裏普通的地方，桌子的下面，門扇的背後，什麼地方都充滿着是。牠會跟着人，牠會繞得人的氣味，只要你的腳是踏在地面上，或是從牠的身邊走過的時候，牠就會很快的跳到你的身上來，從褲腳管，從襪子的外面，一直爬上去，爬到你的大腿，你的腰部，甚至於你腹部與背部來的。而且，這些跳蚤，好像特別餓很了的样子，只要一叮的時候，包管你是鑽心的癢，又是鑽心的痛，這真是沒有辦法。便是這個樣子，當張太太無聊起來坐着吸烟的時候，或是忙着在洗衣劈柴的時候，這些跳蚤們便會出其不意的出來東西襲擊的。這就苦了我們的張太太。

但是，你且不要忙；我們的張太太，原來是一位昆蟲學教授的太太，昆蟲學的教授張小仲先生，我們是稱之爲小虫先生的。他善於逮捕小虫，也善於收藏小虫，你看，在他的房間裏，不是裝着整大瓶整小瓶的蒼蠅，蜜蜂，或是什麼蟬，浮沉子，那麼許多寶貝嗎？大將底下無弱兵；因此，我們的張太太，也就學會了捉跳蚤的本領，而且傳染了收藏跳蚤的習慣了，這可成爲頗有意義的事呢！

有時，當張太太坐着坐着，忽然一怔的時候，她立刻好像想起什麼東西似的，用一隻手取下嘴角的香烟，再用另一隻在口唇上潤一潤口水，就輕輕的住長旗袍的衣角裏伸了進去，在褲腰邊上一摸，「唔！逮捕了！」她就這麼輕輕的捉住了一隻跳蚤，「又逮住了一隻，狗屁蟲，真討厭。」但是，她用手指楞了一楞，却並沒有如這裏的本地女人一樣，立刻把牠送到口裏去，輕輕的拍的一聲，正如咬破一粒芝麻一樣的那麼幹着，她只是把牠放入一隻小小的破玻璃瓶裏去。

這是一種藝術，眼看着這小小的破玻璃瓶裏的囚犯，慢慢的多起來，而且看牠們在破玻璃瓶裏亂鑽亂跳的情形，張太太也會覺得一種成功的喜悅似的。

張小仲先生，他因爲要研究昆蟲的關係，除了實驗室裏的顯微鏡之外，身邊的五倍十倍的小小的放大鏡，總是時時的帶着的。這個樣子，在破玻璃瓶裏跳着爬着的跳蚤，當張太太高興起來的時候，也就時常在小小的放大鏡下面欣賞着了。張太太是一個十足完全的摩登人物，當海京伯馬戲班在上海演技的時候，她是曾經去看過。而且，海京伯馬戲班裏的用放大鏡參觀的跳蚤演技，她也是欣賞過的。這麼着，她就算是在看海京伯馬的演技了呢！

隨便地用竹棒打着。

一天天

我們熟了。

這樣地我們關懷着。

鬼眼樣誘惑我們的馬燈，

他的臉孔和馬燈一樣

開始在腫脹，

跌跌着的身子

在走着一條永遠的，迷濛的路呵！

B

雨粗野地快撕碎了

我這稀爛的防雨布，

膠汗在潮濕下作用着氣息，

在雨襲擊我們撲回宿舍的路，

却看見馬燈又來了。

像馬燈的玻璃被澀上了雨的，

那個小兵的臉孔浮腫着。

他沒有傘，

雨向他惡毒地打擾，

軍衣水泡般作着澎漲。

——你不躲一下嗎？

一種同感壓迫着我

向他勸告。

他停下來了，水從浸透的

鞋子里擠出來，

他避進在一塊瓦簷下。

——先生，看見營長嗎？

有時，朋友們來了，張太太一面在訴說着這裏的跳蚤的跋扈的討厭，而一面呢，也就把她的逮捕的成績，連着那個小放大鏡，雙手送到他的面前來。「狗蚤，」她借用着本地土人的名詞說，「你看，他的後面的一對腳多長，那張嘴巴多粗多尖，像鑽子那麼樣子。」她並沒有覺得狗蚤兩個字，頗近幽默，也就很高興的解釋着。

有一天，我帶着我的女孩子到了張教授那裏；自然，這見所未見的一瓶子的跳蚤跳舞，的確也引起了我的驚異，特別是引起我的女孩子的歡喜，——我的女孩子甚至於看着看着，不肯回來。直到了我帶着我的女孩子回來以後，我把這事情對我的太太說述了，我的女孩子也對她不斷的要求着，因此，在我們家裏，也就尋出一個小瓶子，在早晨摺被的時候，努力的捉起跳蚤來。雖然我們的成績，並不太高明，而太太的捉跳蚤的本領，也太沒有訓練，這恐怕要怪我不是一個昆蟲專家的緣故吧，但經過了許多天的努力，我們的小瓶子裏，也的確有四五隻跳蚤在跳舞着了。

因為我們的捉跳蚤的成績，並不見得怎樣的可觀，過了幾天，我的女孩子的興趣，也就減少了，可是，在小孩子方面，這一時的熱忱，雖然冷了下去，但在她的母親，我的太太方面，却因為自己的每天的勞作的關係，因為愛護自己和自己的親人的血液，覺得能够用自己的手，把這些埋伏在我們的四週的吸血者，加以逮捕，拘囚，殲滅，有一種正義的勝利，復仇的喜悅的心情的關係，對於這小瓶子裏每日在早晨摺被的逮捕起來，然後再拘囚進去的囚犯，倒一天天的增加了興趣了。

在白天，小孩子們上課去了，在晚上，小孩子們已經入睡了的時候，我們閒着，有時也就把這小瓶子拿了出來，相互告訴着各人關於觀察後的歡感，而談起一些無根無蒂的說話來。

「你看，這一跳跳得多高，從瓶底跳到瓶口。」

太太拿着這小瓶子喜悅的說述着，我的眼光也擠了過去。「唔！聽科學家的說法，牠是世界上最出色的跳高選手呢，牠跳高的高度，是牠的體長的七十倍，或是一百倍吧！」

「一百倍，七十倍，如果某一個人有這種本領，那末，對於那種低飛的敵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跳上去，再把駕駛員扭住了，演一回羅克的滑稽電影，再把他從空中摔下來嗎？」

「你想是跳電車嗎，跳火車嗎，羅克的滑稽電影！」

「怎麼不呢，只要能跳得那麼高。」

「跳得那麼高，在抗戰期間，不是有些人跳起來，跳得那麼高的嗎？」

他把馬燈不放心地按在地上。
更看見他的鞋子積飽了水和泥，
腳梗微微地在抖。

——沒有走過嗎？

你們給我寫個信好嗎？

我們應答了，

使他一同進了宿舍

低矮的樓板，宿舍里

塞滿了外邊被雨水趕進來的冷氣，

腫脹的馬燈玻璃片

窺看般向我們閃着光，

我使用者是生澀得跌沖的筆，

把他叙說的事情記錄下：

坐在板的床邊，

夢話般，他說着許多事情，

浮腫的臉晃着：

——爲什麼介紹我到

這樣的一個地方當勤務呢？

舅舅，我要當兵呀，

我不聽你的話了。

這裏沒有一枝槍看見，

營長却拿槍；

他天天鞭打我；

讓他鞭打吧，我想

只要我有把槍的時候，

我就要走了；

但是我衰弱了。我，幾乎

不能拿槍了。

「那不算數，那是發國難財，混水裏摸魚！」
「算了罷，跳蚤何嘗不是吸血者；至少，要吸了血才能够跳得高的呀。」
我們這麼說着時，忽然聽見小孩子叫姆媽聲，她們已經從學校裏放學回來了，我們的話也就停止了。

這一晚上，小孩子們攪着要我講故事，我忽然想起跳蚤與白蠱的口角來，——這故事還是我做小孩子時，在家鄉聽來的，現在便講給她們聽了。

「一個跳蚤與一個白蠱，同住在人家的褲子裏。後來，跳蚤咬了人，等到人來捉牠時，牠已經跳走了；被捉到的却是那隻白蠱。因此，這白蠱便大大的對這跳蚤不滿，就自己在呼叫着，咒咀着：

嘴吧一尺八，

雙脚丈二長，

自己跳得快，

別人代遭殃，

「但白蠱的聲冤，跳蚤還是聽見的。因此，牠也立刻回答說：

胖得像肉豬，

笨得像水牛，

自己走不快，

怎麼埋怨我？……」

但是，對於這個故事，小孩子們却不感覺到什麼興趣，要逼着問「以後怎麼樣？」以後怎麼樣呢？我被問得沒有辦法了，就說「以後，——以後跳蚤和白蠱都被捉起來了，都被人們剝死了。」但小孩子們還是快快樂樂的，這可有什麼法子呢？

不過，太太倒笑起來，說：「這是流氓與紳士的！」

「流氓與紳士嗎？我可不懂得。」我也笑了起來，「這也不一定是指的流氓與紳士吧；

總之，是那麼說就是了。」

這一天晚上，我們都睡了，但小孩子們關在被窩裏，總是轉轉側側的睡不熟，太太自己也覺得這邊癢那邊癢，跳蚤把她吵醒了。

「這麼多的跳蚤，捉又捉不到，真討厭。」

我自己呢，也是時常睡不着的（雖然說是失眠，但跳蚤的擾擾，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關

不可見的，絕望的低喃吞滅了他的話。

「不，舅舅找我回來吧，我要當兵呀！」

矮屋里迴蕩着潮濕，雨狼命地撒着屋頂，馬燈的光透過濕脹的玻璃片使我們看見他的臉在微微地抽搐。

「再說一句吧，寫得大一點，哎，要是我真的有了槍，我就」

柴棒般的手划着

什麼東西鼓動着他站起來：

「先生，有一把槍才好呢！你們也愛這傢伙嗎？」

門被打開又關上，

沉靜地，

我們默聽着走向門外的，雨在濺打他那過大的軍服。

我們默聽着，

雨狠命地撒着屋頂，腫脹的馬燈玻璃片，鞋濕透了的步履……

「保吧！」這時聽見太太的說話，就說：

「還沒有睡熟嗎？」

「不曉得那來這麼多的跳蚤？」

「老鼠，狗，本地人不是把牠叫作狗屎的嗎？」

屋頂上的老鼠，在叮叮啾啾的響，地板上的，也在跑馬一般的跑。——大概這些老鼠們正以為現在是牠們的世界了，忽然又聽見人們的聲音，又想跑避一下的緣故吧！

「你聽，老鼠，多少老鼠！」

「根本就該來一把火，把這些房子，連着老鼠，連着跳蚤，一概化了灰。」

「唔！這是澈底的解決。——但是你一間房子沒有用呀，別人的沒有燒死的老鼠，不會慢慢的再到你這裏來的嗎？」

「我們要把所有的房子燒得干干淨淨。」

「這倒更澈底了，——但造好房子，而房子又慢慢的舊起來呢？」

太太沒有話說了。

「怎麼樣呢？——你又睏了嗎？」

「沒有。」

「怎麼樣呢，你的澈底消滅跳蚤的方法？」

「我要睡了，不要講了吧！」

「聽說在重慶，一個炸彈落了下來，便炸死了千千萬萬的老鼠，——不要睏吧！啊！」

「新中國，沒有跳蚤的中國，在抗戰中誕生，該這麼說的吧！」

「但是重慶的房子也沒有炸完啲！」她又這樣的頂了我一句。

「還不是要在抗戰以後建設。」

「但是等到房子又舊了呢？」她又頂了我一句。

我呆了一呆。「唔！你同我辯論，用了我的說話。」

「不要講了，不要講了，我要睡覺。」她帶着勝利的聲調說了。我聽見她在床上轉側的聲響，表示真的要入睡了。

今年是勝利年，大家都是這樣說着的。無論如何，抗戰勝利了，總是有辦法的，……我想着遼遠的快樂的人們的國家，聽着太太的不十分均勻的鼾聲，也就慢慢的睡着了。

第二天，正是陰歷的十二月二十幾吧，我從外面走了進來，看見我的房東正躺在竹椅上

C
我們準備着替他寫第二封信的筆，
我們準備着怎樣的詞句，
使他銷了差，
我們想，他將以怎樣的興奮
把舅舅回信帶來給我們看，
就這樣地
使我們也替他盼望。

浮腫應該立刻從他的臉上凋落，
而成為茁實的發閃着紅光的，
將如願地拾起槍，
柴棒般的手決不會
因槍的重甸而垂下的吧。

企望隨着日子
空往空返，
即使被雨更狠惡地擱蔽着屋頂的夜晚，
我們却沒看見
那盞被拾得跌斃的馬燈了。

日子又惡意地使
我們忘記了那張浮腫的臉，
當拎着馬燈
走過街路的時光，現在
只讓營長，那個酗酒的，荒搖的，
孤獨地走着了。
鞭子像嘲笑般

，而對面的一張桌子上，却有許多窮困的山巴老圍觀着一個人在寫字。我因為好奇，也把頭擠了進去。「立借票人某某，」原來他們是在寫借據，我看了下去，「訂定每元每月利息三點計算；」唔，三點，我退了出來。每月三分，一年三角六分。借他十塊錢，一年對週，就還他三塊六角大洋的利息。嗚，多高的高利貸！

就走上樓來，告訴我的太太。太太憤憤的說：

「這是該殺的，至少也該逮起來坐他十年八年的牢！」

「你去逮嗎？」我笑着說：「你去把他逮起來關在玻璃瓶子裏面吧！」

「自然，這也是吸血的傢伙嘛！」

「還有呢，只有他一個人嗎？」更大的跳蚤！」

「一概抓來槍斃；——抗戰成功了，對這批人該是不客氣的。」

「不要吧，等抗戰成功了，我們把他抓來了，同樣的關在破玻璃瓶子裏，讓千千萬萬隻跳蚤，和他打架，再看他們慢慢的吸他的血，那又多舒服呢？」

可是，就是這個時候，一月十八號的報紙送到了。自然，在無聊時忽然報紙送到，我們總是搶着看或是排着看的。在看報紙的時候，太太說，「這樣弄起來，我們房東的家當，還可以儘量發展呢！高利貸的壽命，還不曉得要延長到幾時啊！」

「高利貸的壽命，——這該是上層建築吧，何況這種地方，又是封了凍的泥潭，要等春風來解凍恐怕還太早吧！」

正在這個時候，忽然門外有人敲門了，我們答應着，把他們請了進來。——來的便是張太太和她的丈夫昆由學教授張先生。

我們同平常一樣的大家閒談，談到了生活，談到了物價，談到了我們每月的薪水，已經抵不上兩箱煤油的價格，談到了一字後面加上十二個圈圈的第一次歐戰時德國的馬克跌價，於是便覺得問題有些嚴重起來。接着，我們又談到我們住的多烟而潮濕的房子，談到我們的房東，談到房東的高利貸，也談到我們捉的跳蚤，和這裏的跳蚤的跋扈等等。

「我們什麼都該忍受，甚至對於跳蚤的襲擊。想起了過去在都市裏過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我的太太這麼的說着。

突然之間，張太太說，「想要回香港去。」

「回香港去？這裏的生活過不慣吧！」

「生活是無的謂過得慣過不慣的。只是對於跳蚤的侵擾，可實在有些吃不消。」

「是的，這裏的跳蚤！」

被他抽出空聲。

正如我們一天天
看熟了那被裹在

過大的制服里的小兵，

跟着一天天

因爲不再看到他

憶念在向我們催問。

營長有一個新的拾馬燈的兵

伴着在街上走了，

營長的鞭子還是

隨意地打着他的頭顱，

或者拋在夜氣里，

鞭子的空聲，更利害地發出嘲笑。

那是一個青年的

飽經世故的人，

那個新來拾馬燈的人，

幾乎能够忍耐一切地

被鞭打着，他小心地

用馬燈導引着營長。

——新來的嗎？

實在是巧遇着空鐘的一次，

我冲出排字房

拉住了他。

（本文接下第三十六面）

「本來，在這種難關期間，我是準備什麼都要忍受，才到這大後方來的。只是，對於跳蚤，我可不能忍受。」

「大後方的跳蚤太多了！」張先生淡然的說。

「那麼，打算什麼時候走呢？」我問。

「總在這一個禮拜以內吧！」

「呵，那麼快的。」

「爲了跳蚤，」我在心裏想着，「對於跳蚤的藝術的和科學的趣味，對於準備着來到大後方過一過國難生活的決心，已經爲了跳蚤的侵襲而動搖了，還是另外爲了什麼呢？」

「是生活過不慣吧！」我的太太問。

「不，不，的確的，僅僅是爲了跳蚤。」張太太肯定的說。

這是別人的私事，我們只是承她們的情，說是要走了，才來告訴了一下的，這又從何動說起呢？至於張先生，他在太太面前，原來是作不得什麼主的；而且，從他剛才淡淡的說出的那一句話的口氣中，關於這個問題，大概由是在家裏早就談過了。這我們還有什麼話說呢？

我們的談風一時沉寂了下去。接着他們便立起身來說是要回去了。

過了幾日，張太太真的要走了，我們便趕快到車站上去送行，張太太帶着她女孩子，坐在車子上，還是肯定的說，「的確的，我這一次走，只是爲了跳蚤，也僅僅的爲了跳蚤。」

我們回來以後，我的太太有點不高興，「張太太這樣用力的強調着跳蚤，如像在這個地方，只有她是高人一切，會避免這個惡濁社會似的；其餘的人，都是甘心 and 跳蚤合污的傢伙！」

「你這又管她做什麼呢，她自己的丈夫，還不是留在這裏和我們一道嗎？」

如今，張太太已經回到了香港，而且仍舊過着跳舞場電影院的生活了吧！她那簡單直率而且稍爲帶一點粗魯而高傲的神氣，還時常在我們的回憶中浮現呢。至於我們的小瓶子裏的跳蚤呢，有些是因爲時間過久了，餓瘦了，餓死了。但新添進去的，却還是活躍的。只可惜的是我的太太的捉跳蚤的手段還不大高明，一直到了現在，還不見得很多就是了。

「僅僅爲了跳蚤，」就要離開抗戰的大後方。但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才能够消滅了這些跳蚤呢？大火以後新建的大洋房在什麼時候出呢？新建的洋房裏面，又怎樣才能保持住沒有老鼠，沒有跳蚤呢？唉！

家 鴿

王西彥

籠鳥的羽毛，是永遠不適宜於海燕的。

——A·拉瑪爾丁

種模糊不清的夢味的哼唔聲。

「志彬，唉，你聽呀，這個天有多麼可惡！」

「噢……唔……」

從那帳子裏傳出轉側的聲音。

「討厭死了！睡鬼，偏偏碰到這個鬼天！……」

於她出連串的咒詛之後，她重行扭熄電燈

，躺下身子。但却再也睡不着了，睡眠業已爲那愈來愈密的雨聲趕走了。有什麼辦法呢？現在正是春天，春天原是多雨的季节，而在這山城裏，雨量則更其豐富，差不多每天天壁都壓得異常地低沉，每天那綿厚的雲層都孕育着飽滿的雨意，每天都有着雨——這會，雨脚正以一種狂暴的慌亂不迭的氣勢踐踏着瓦脊，似乎那單薄的瓦片會給踩穿了，似乎那沉重的雨點就滴落在女主人的心上。

「唉，你瞧這個天有多麼可惡！」

於是，一些紊亂如蠶的思緒繼續不斷地流竄進她的意識里來了，它們執拗地攪擾着她，

興奮着牠，終於，使她感覺得渾身熱辣，頭腦也刻刻暈漲……她重又把被端輕輕推開，伸出兩隻即使在黑暗之中也依然可以看出是豐滿白嫩的路膊，互相撫摸了一會，吐出一口悠長的氣。最後，她又喃喃自慰道：

「睡吧，好好的睡一覺，明天是『三八節』呢。」

然而沒有用，當她把胳膊塞向被窠，把被端拉回肩臂時，那些從自己的意識里清涼過不知多少次的思緒馬上回來了。現在，它們開始虐待着她，折磨着她了。她賭着氣，自暴自棄地索性讓自己沉沒在那裏面，如像一個溺水的人，甘心沉沒在可怕的黑流里。不久，遠處的鷓鴣聲又一遍地傳來了，而窗帘上也業已流瀉進迷濛的曙光。

重行醒過來時，鐘座上的指針剛好指在「X」字上。

姚文英支坐起身，舒伸一下路膊，然後撩起帳子，準備下床。這會，對面床上的帳子業已吊起，棉被也摺疊得很整齊了，而且在靠壁的儿子，按照往例，女傭人爲她預先倒好一杯溫涼的開水，杯子下面壓着一個用紅鉛筆寫就的字條——她伸手把它拿起：

英：此刻你睡得正香！我上辦公廳去了，給你一個吻，祝你有一個愉快的節日！

志彬

在黎明之前，天又落起雨來了。聽着那雨脚漸漸濛濛地踩着瓦脊上的聲音，姚文英從朦朧的睡境里清醒過來，猛地推開了壓住肩臂的輕軟的棉被。

——怎麼？又下雨了！

下雨了，雨脚踩得更重更密了，很快地，便形成一種慌亂而嘈雜的鷓鴣音，而且似乎還業已開始有着細小的簌滴了。她厭煩地支坐起身，伸出一隻手在床頭邊找尋着電燈的開關。驟地而來的光亮，照明出一調由於一具精細的心腸所佈置成功的幽美的房景。首先，女主人姚文英的眼睛落在案頭那架安置在珊瑚色的鐘座旁邊的日歷，那上面是昨晚預先翻過來的幾個醒目的紅字：「三月八日」。

她以一種抱怨的口吻喚呼道：

「志彬！志彬……」

對面蒙着圓頂細羅帳子的床上，這時那原是極其均勻而平靜的鼾聲隨即中斷了，發出一

一縷溫暖的微笑浮上她的面容，在兩頰間漾開兩個淺渦……她把自己的嘴唇往那字條的署名上面接觸了一下。隨後她披起了上衣，以自覺嬌媚的姿態打一個惶忪的呵欠。

女傭人上樓來了，孩子們也跟着上樓來了。大女孩海倫一把抱住母親的腿，哭喪着臉告訴道：

「媽……安琪打我，你瞧，你瞧這兒額角上……」

小孩子安琪一個小蠻牛般的搗着一支從爸爸手里搶奪下來的粗大的白藤手杖，跟在小姊姊後面，做着威脅的姿勢。

但是作母親的此刻興趣全不在這上面。她逕自走到窗邊，推開窗子。雨霽了，在灰色的沉鬱的天壁上，依然膠着着那含有敵意的雲塊，它們互相推擠，拉撕，幻變着，彷彿隨時都將灑下雨滴來……

姚文英於女傭人打上水來，重又帶下孩子們去時，便開始在梳裝台上忙碌起來了。直等到中午洪志彬下辦公回家，她的忙碌才告結束。

二

三八節婦女紀念會在城南燕江大戲院裏舉行。這會，對於婦女們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這是她們自己的會，這一天是她們自己的節日……姚文英情緒緊張的興奮着，心情不定的走來走去，於結束了在梳裝台上的忙碌之後，

又開始另一種忙碌——嘴誦那由洪志彬代為擬好的演辭的草稿。

洪志彬一回家，就被召喚到樓上臥房裏去了，這時，他做着太太臨時的聽眾和讚美者。

「志彬，你先瞧瞧我這頭髮，你瞧是不是太鬆了？哈，還可以嗎？總是安琪這小蠻牛，昨天一把抓散了我一頭！」

「志彬，你說我這件 Over-Coat 太短了不是？跟襯絨袍子的顏色配不配？……總是這樣的，「很好很好」，誰要你拍這個馬呀。」

「唉，說真的，志彬，你覺得我用黃的胭脂好，還是用紅的？——死鬼，你再說這種話，我就會生氣了。什麼麥唐娜！誰像麥唐娜！唉！真是的，整整三年沒有看過外國電影咧，在香港上海可多好，昨天我在楊太太家裏看到白報紙的大公報，那小鬍子卓別林的新片「大獨裁者」已經到香港了呢。」

「且慢，志彬，你還是瞧瞧我這雙鞋，高跟快要磨成低跟了，這倒霉的鬼地方，却連鞋後跟也沒法子配！」

「志彬，現在讓我來預先演一通講……你要注意我的面部表情，尤其是我的眉毛的抑揚。」

「什麼？你是說我的聲音提得太高了不是？……志彬，老實說，你這次這篇演講辭實在做得不够漂亮，至少是沒有以前幾次的動人。我的意思覺得最後這句雪萊的詩還是引用進去好一點——「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後

面再加工上一句：「姊妹們，現在正是春天了，我們的春天終於來到了！」這樣不是力量更足了嗎？」

「唉，你這性急鬼！快莫動手動脚，聽我再演一通講呀。」

女傭人在樓下喊吃飯了。孩子們幾次三番的企圖衝上樓來，都被作母親的威脅所阻止。在這家庭里，各人的喜悅是很不一致的。孩子們以不解的眼光注視着媽媽的新裝。在他們小的心靈里，總覺得每次當興奮和歡愉的光輝爬上媽媽的臉上時，自己便被疏遠了。現在，他們鬱鬱的蹲在椅子上，完全失掉了往常的活躍和放肆。

天依然是陰沉的，不過原是沉厚的雲層彷彿鬆散了些，起了一點兒風，雨意也顯得更其稀薄了。

「希望下午不要天不作美就好……」
女主人的飯量驟減了，而且也例外地沒有關心到菜味的鹹淡。

紀念會是下午一時半舉行的，環回却才正十二點鐘。今天的時間走得太慢了。匆匆放下碗筷，姚文英重又上樓。

孩子們遭受着媽媽的冷淡，此刻便纏住了爸爸。安琪騎在一條心愛的木馬上，要爸爸給他作馬夫；而海倫却捧着那本業已掉了封面的兒童雜誌，要爸爸教給她唱「馬兒高又肥」。可是女傭人下樓來了，說奶奶請少爺到樓上去。

洪志彬搖頭，做了一個苦澀的表情。走上樓梯，看見妻坐在床沿，而在她臉上却狼藉着淚漬……床上，零亂地堆滿着紅顏綠色的服飾。這時，她以一種受委屈的眼光接待着他。

他吃驚地問道：「英……這是什麼一回事？」

「你瞧，」她幾乎要哭出來了，「真把我氣死了！上次我要你給我記人去帶一件綠色的袍料，講了好幾遍，總沒聽進你耳朵。你瞧這雙鞋子配這件襯衫的顏色，越瞧越不像樣，可是又沒有一件綠色的袍子……你瞧，有的太紅太深了，有的顏色太淺，還有這一件呢，顏色倒還可以，可是下擺偏偏又太窄，你說這可怎麼辦呀？」

「這，這……我看就馬虎一點……」

「馬虎！馬虎！」兩顆眼在眼角邊的晶瑩的淚珠立刻從額骨滑下，「我就是太馬虎了！什麼東西，你說不買就不買，那一會我不是遷就！人家楊太太嘛，一張嘴是金口，要什麼是什麼，楊先生還唯恐侍候得不週到！那次到上海去，帶來滿滿的兩皮箱：梳妝盒，春大衣，毛葛，絨線呢，長統絲襪……什麼都齊全！就是你！馬虎！馬虎！你就是會說馬虎！……」

於是，她負氣地一俯身，就倒在枕上嗚咽了起來。

站在床前的男人搖着頭，痛苦地絞着自己

了。

鐵床在女主人的抽搐里發出詭譎的呻吟。案頭那座珊瑚色的鐘座，短針業已指在「I」字上；樓下會客廳里的那掛鐘，也發出清脆的一下聲音。

按照着慣例，男人向她供獻出所有的溫言柔語，答應她馬上託人去帶衣料，又允許了一些額外的條件。感謝造物主的苦心，女人生就一付變幻多端的性格，如像伏天急雨，去時和來時一樣的迅捷，感情上的烏雲一過，立刻就是一個蔚藍而開朗的晴天。在一分鐘前還被淹沒在無限的傷心里為這女人，這時業已抬起她微紅的眼。

男人以一種愛撫的聲調催促道：

「快起來收拾一下，你瞧一點多鐘了，真是十足的孩子脾氣，虧你還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呢。」

她坐起身來，臉上微微騰紅，帶着一縷嬌媚的笑。一手甩一下重又鬆亂了的長髮，於是急急地湊向梳妝台上那半身鏡，同時含嗔的說：「你也趕快換一換衣服呀，回頭得陪我去燕江……」

三

下午五點鐘，洪志彬打發開孩子們，獨自躺在床休息。他感到異常的疲乏了。今天是禮拜六，午後沒有再上辦公廳去。把妻送往燕江，偷偷的跑出會場，一回家却又被孩子們糾

纏住了。對於他，生活永遠是一根無情而緊逼的鞭子，永遠不讓他有喘息的餘暇。這時，四週很靜寂。曾經出過一刻難得的太陽，空氣極其清新而爽朗。隣家簷下的幾隻鴿子，似乎受着這初春雨後的天氣的鼓舞，憂憂地在低空飛旋不已。

——唉！……

一些回憶的暗霧開始在他的意識里移行着了，他的視線落在壁間那張裝在鏡框里的雙人照片上。是怎樣的一長串艱辛酸澀的日子啊。在照片上，妻正是一個朝花一般的少女，純真，驕矜，慧敏，不知天高地厚；而自己，不也正是一個年輕有為的青年嗎？在那時，彷彿這世界上時常有一種東西，一些生活中看不見的奇珍，一串美麗的明珠似的夢，使得他近乎盲目地熱情地追求着，捕捉着，世界和自己是同樣的歡愉而年輕，同樣的充滿着光輝和愛情。可是一過了那光輝的結婚日，就如像是跨過了命運的界線，人事追逼上來，生活開始浸淫在一種酸澀之中，很快地，世界跟自己一同衰老了，枯竭了。可憐的妻！在少女時代，她企圖做一個生活的冒險家，她的夢想更其美麗，也更其高遠，她像飛蛾撲火似的追逐着一種永遠的奇遇。然而眼前的世界却是既平凡又沉悶，有了家庭，不久便有了孩子，自己所親手架造起來的夢幻的樓閣，業已由自己親手將其拆毀，於是熱情被逼着從衰退到死滅，而她的青春也連同夢想一起沉入生活的深淵……

——她是可憐的！

他完全明白她，了解她。女人是一種奇怪的動物，直到現在，從感情的廢墟上還在不斷地茁發着新苗。如今她豈不是又在找尋激動，又在追求另一種夢，或者說，又在企求一種沉悶的生活中的消遣物了嗎？因此，他越發感到內疚，越發憐愍起她來。

屋前屋後，一片鴿子的愉快的憂憂聲……他站起了身，喃喃地自語道：

「英，你分明只是一隻家鴿，現在你想飛向風雨，唉，怕你幻想的翅羽又將受着那不可避免的傷殘了！」

於是他伸手到壁上去取那個玻璃框里的照片，他打算拂拭去那上面積存着的塵埃，它業已把照片上的面形蒙蔽得模糊不清了。

驀然地，他縮回了手，他聽到妻的急迫的喚聲。

「志彬！志彬！」

她回來了，很快地，輕捷的脚步聲業已上了樓梯。從脚步声，他可以猜想到她的心境。而且，由於過度的興奮和喜悅，她的嗓音發着輕微的顫慄。

他迎接着——張稀有的激動的光輝的臉。她文英腋下挾着一大捲會議記錄和宣傳品，以飛鳥入林的姿勢直投向丈夫，彷彿霎時間青春重又回來了，彷彿少女的感情重又復活了。她一隻手抓住面前這男人的胳膊，把自己的臉靠着他微微起伏的胸脯，小孩子般蹣跚着腳，全身失

落在——一陣不能克制的激動之中。

「志彬，今天會場里的情形真好……唉，我問你，什麼時候你才退出會場的？我連知也不知道！」

他明顯地撒着謊：「很後了，大概要到三四點鐘了。」

「那麼你一定聽到我的演說了！」她的眼睛閃着希求的光。

「是的，等到聽完了你的演說我才離開。」

「那麼你說，」她的另一隻手又復緊抓住他的胳膊，腋下的東西跌落在地板上，「我的表情還自然嗎？是不是在開頭的時候聲音提得太高了？還有聽衆的反應還好嗎？有沒有聽見下面別人的批評？……」

「很好，表情也好，聲音也不算太高，」爲了掩飾自己，他俯下臉去在她額角上吻了一下，「英，今天你真美！」

她把他推開，臉上掠過一個甜蜜的幸福的表情：

「——總是這樣的！唉，我問你，爲什麼你不等會開完了才走？今天的會不是挺有意義的嗎？爲什麼你不等我一下？……」

「今天不是你們婦女的節日嗎？而我却是一個男人。男人參加婦女節，總覺得不大好意思，所以就回來了。」

「那麼我又問你，今天幾個演說的人，除去主席太太，你以爲到底那一個講得比較漂亮？措辭和表情那一個比較得體？可要照直說

呢，不准當面拍馬呀！」

他竭力想把話岔開去，這時就彎下身去收拾那被踐踏得髒污了的會議記錄和宣傳品，一邊支吾着回答：

「唔……其實都還可以，都很不錯，婦女們總是長於唇舌的。」

「不行！要說清楚，那一個最好？那一個最壞？」

「最好自然是那位主席……」

「我說過要除開她，自然不能去比她，人家是有名的交際花，天天在高尙的社會里交際慣了的，而且又素來是名演員……我是說其他的幾個，如像孫太太，凌太太，還有那位剛從法國回來的歐陽少姐……」

「叫我怎麼記得清她們的姓名呢？英，我們且不說這個……」

「唉，那麼我再問你，比起其他幾個，」她嬌羞地飛紅了臉，又復緊抓住他的胳膊，「你說，我的態度還過得去嗎？還有臉部表情呢？還有聽衆的反應呢？」

「你今天講得的確不錯，尤其是最後那幾句，簡潔，有力，而且也很沉痛。」

於是她鬆開手來，臉孔却顯得更其紅了，眼睛也益發生光，全身搖擺起來，如像禁受不住過大的喜悅的襲擊。在這一刻，他重又看見一個八年前的她了，他愛她，感情的押門一下抽開，他重又把她抱住，熱烈地吻着她的髮髮和兩頰，他有著真正的激動。

「志彬，你鬆手，我給你看看這個紀錄——你趕快替我做一個新聞，送給老陳。他在明天的本埠欄里登出來。」

他還是摟抱着她。忽然，他又可憐起她來了，他吃吃的說：

「英，你分明只是一隻家鴿……」

但她沒有聽清楚，她覺得自己全心靈都融溶在柔情之中，她的眼臉里業已閃現着感激的幸福的淚光。

四

從報館里回來時夜已深了。在這山城裏，市夜非常短促，剛到九點鐘，街道業已冷落下來，流蕩着春夜的涼意；而且由於電力的不足，街燈是一律昏黃而暗淡的。他在空漠的街心跨着急步，注視着自己的忽前忽後的朦朧的身影，胸口走動着一種異樣的感情。

回到家里，孩子們跟隨着女傭人睡覺去了，妻親自下樓來為他開了門，熱烈地接待着他。

「老陳答應明天一定登出來嗎？」

「是的，明天一定登出來。」

「不會把我的演講辭刪掉嗎？」

「當然不會，」他跟她並肩樓上樓，「而且在老陳那里，我又為你仔細潤飾了一遍……」

「真的嗎？那麼你增加了些什麼話沒有？你沒有刪掉我那幾句警句吧？」

到了樓上，他才注意到她直到這時候還沒

有換去日間的裝束，如像現在還是在那萬目睽睽的會場上一樣。在燈光下，她顯得如此年青，如此充滿光輝與活力，如此顯露着女性的矜矜。她以一種愉快的調子說話，她的整個表情都洋溢着欣懽和愛。

他坐在床上，而她則斜倚着梳妝台，新的感情重又喚起她全部的興奮。窗外是靜靜的夜，但她却保有着不平靜的情緒。

「志彬，剛才我一個人房裏，又把報紙上關於這一次爭論女權問題的文章讀了一遍，越發覺得那位大學教授沒有道理了，他簡直在那里侮辱我們女性嘛。」

他搓搓手，抬起頭來。

「你是說那篇『談家庭』的文章嗎？」

「是呀，」她顧盼了一下自己那凝在雙間的影子，「就是那位同時又是小說家的教授的那篇名文呀。」

「你不是很愛讀他的小說的嗎？記得你曾經把他的一篇叫做『八駿圖』的小說讀過八篇，而且，在上海的時候，你曾經一口氣買過他的十本小說集……」

她截斷了他的話，「文章歸文章，可是道理歸道理，講到文章，就是這一篇『談家庭』也還是寫得非常漂亮的，尤其是他所舉的那例子，那簡直是一個惡毒的然而又是漂亮的例子！你說不是嗎？」

他有意地以一種挑釁的神情回答道：

「不過說到道理，他那種站在『生物的不

等』的立場上的論點也並不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說句良心話，我自己就有點同感，生理上的差別規定着男女間不相同的平等……」

「呸！」她撒嬌的跺了一下腳，「你這種落伍思想，你這完全只是一種男子的自私，我不要聽！」

「可是你得讓我講下去呀，」他辯白着，「你們女人……老實說，一向被稱為『沒有靈魂的動物』，根本不配談什麼平等，」他注意着她的表情，隨即便又轉換了口氣，「我是說，你們女人根本受着生理上的限制，這種限制是天定的，人為沒有辦法去更改……」

她小孩子般的把兩隻手虛掩起自己的耳朵，連連跺着腳。

「不聽，不聽——非理不聽！」

「那位小說家的話是很有根據的，他所根據的小半是別人的成例，大半却是自己的經驗。理論總是敵不過事實的經驗的。那位小說家他自己的太太不是上海赫赫有名的『黑牡丹』嗎？不是說也很有學問。很會寫文章嗎？一朵大學的頂括括的校花，一個出色的高材生，一品的人材，一顆明星，那位小說家追求她的時，寫了多少情書，化了多少心血，她向他擺了多大架子！人家都預料他將要得到一個可怕的悲劇，可是一旦結了婚，她便歸他所有了，是屬於他的了，如今還不是變成一個道地的太太，一個上等的賢妻良母！而且，我可以斷定，那小說家寫那篇『談家庭』的時候，一定也

濛濛有她的意見的，他寫的是自己夫婦兩人實實在在的經驗之談……」

「你怎麼曉得？或許她也是不贊成的，」掩着耳朵的手業已放下，「或許她如今是給男人同化了——或許在別一種環境里，她又會變成別一種人！」

他冷冷的插嘴，「女人總歸得給男人同化的……」

「呸！那我可偏不給你同化，偏要不同化！你有本領，你倒來化化我看！」

於是她笑將起來，側轉了身子，低頭向鏡子顧盼一下，繃了繃業已半鬆散了的長髮。

樓下的掛鐘響了十一下。

「快半夜了！」他打了一個呵欠，站起來。

他走近她，一隻手撫着她的肩，心里對自己說道：「可憐的人兒，其實你是早經給我同化的了，現在不過給你發現一種新的消遣物罷了！」隨後便又加添着說，「英，你也應該休息休息了，開了一個下午的會，現在就睡吧。」

「可是我還要問你，」她突然回過身，興奮依舊還沒有完全消退，「聽說那位小說家的太太本來是不會愛他的，她嫌他太寒酸，身體又太壞，發育不完全，無論如何不肯理睬他；後來事情隔大了，給她的母親聽見了，那位老太太原來是很愛看小說的，知道現在拚死拚活地追求着自己的女兒的是一位有名的文學家，便作主把女兒嫁給他了。志彬，真的是這樣的嗎？」

「聽說是這樣的，」他把另一隻手也放在她肩上，「這不是更加可以證明女人的沒有自主的靈魂嗎？」

「這不能怪她，因為她這是一種對母親的孝順。」

「一個女人可以為母親犧牲自己，那麼為什麼不可以為丈夫犧牲自己呢？」

她擺擺肩放下他的一隻手，「因為男人太自私了……女人為女人犧牲是值得的，却不得為男人犧牲。」

「女人的生命和幸福的代價就是犧牲，女人的全部責任就在「犧牲」兩個字——不過，算了，英，你應該休息了。」

他又打了一個呵欠。夜更深沉了。

睡在床上，熄滅了電燈，不久，就聽到樓下那掛鐘的又一次鳴響了。

「志彬……」

回答她的是困倦的低微的鼾聲。她睡不着，煩擾着她的是一些揉合着回憶、悔恨和惆悵的情緒。適才的興奮業已消失，代替着襲來了一種空漠之感。愛情像一陣夏天的柔和的夜風，一剎那便過去了，而那悠長而炎熱的失望的白晝便很快來到，灰沙即將逐漸冷卻的熱情蒙封住了。

雞聲又復傳來了。她驀地感到疲倦全部的鬆懈下來了，吐出長長的一聲嘆息，然後伸出一隻手緊緊抓住自己的完全鬆散了的長髮。

由於睡眠不足，次日，姚文英起身得很晏。是禮拜天，洪志彬沒有上辦公廳去，這時正在樓下，不知道為着什麼事情，高聲地責罵着女傭人。幾乎是同時，小孩子的哭聲又傳上來了……她醒過來，神志還很恍惚，樓下的嘈雜打破了她重尋夢境的企圖。她敲了一下肩，呼出一口氣，慵懶地轉了一個側，突然，她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來了，便迅速地下了床。

「楊媽！楊媽！」

聽到她的聲音，搶先上樓來的却是洪志彬，他給她帶來當天的報紙和一封專差送來的信。

「英，吶，你看看這個新聞登得有多好？」

「真的登出來了嗎？快給我看看！」

她的一隻微顫的手擎着報紙，眼睛陡地生出光輝。

他站到妻的旁邊去，「是嗎？登得不錯吧？」

「唉，這一段介紹簡直捧得太過火了！唉，這一段素描……唉，這怎麼得了！」

五

過大的興奮使得她的嗓音走了樣，她把自己幾乎為喜悅所溶解掉的身子斜倚在男人的肩膀上。在這一刻，她完全不能制取自己，湧湧在她的胸口的只有溫情與感激，她的心因為幸福而迷醉了。

接着，她又以同樣興奮的情緒拆開了那封信。

「是嗎？登得不錯吧？」

「唉，這一段介紹簡直捧得太過火了！唉，這一段素描……唉，這怎麼得了！」

過大的興奮使得她的嗓音走了樣，她把自己幾乎為喜悅所溶解掉的身子斜倚在男人的肩膀上。在這一刻，她完全不能制取自己，湧湧在她的胸口的只有溫情與感激，她的心因為幸福而迷醉了。

接着，她又以同樣興奮的情緒拆開了那封信。

「是嗎？登得不錯吧？」

「唉，這一段介紹簡直捧得太過火了！唉，這一段素描……唉，這怎麼得了！」

過大的興奮使得她的嗓音走了樣，她把自己幾乎為喜悅所溶解掉的身子斜倚在男人的肩膀上。在這一刻，她完全不能制取自己，湧湧在她的胸口的只有溫情與感激，她的心因為幸福而迷醉了。

接着，她又以同樣興奮的情緒拆開了那封信。

「是嗎？登得不錯吧？」

「唉，這一段介紹簡直捧得太過火了！唉，這一段素描……唉，這怎麼得了！」

信是婦女運動促進會分發來的，說是要組織一個各界婦女慰勞隊，到前方去慰勞傷兵，向各將領獻旗致敬。爲了舉辦這件事情，定本日下午在孫太太家開籌備會，「務希撥冗參加」……

「志彬，下午你陪我去好嗎？」

男人注視着她的表情，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念頭，還會暗自搖搖頭，作了一個不置可否的應諾。

「志彬，」但她並沒有注意到這個，「這件事情的確不容辭的，的確應該舉行的。人家男子裏一個慰勞隊，西一個慰勞隊，做得熱烘烘的，好像天下只有你們男子存在的份兒，現在讓我們婦女也來揚眉吐氣一下——志彬，好在你今天不辦公，趕快替我擬一個提案，一個漂亮的具體的提案！」

這一件新的事情又鼓舞起她的熱情來了，她興緻勃勃的把報紙上的新聞剪貼在自己一本異常精美而寶貴的賬片冊上，一次一次的跑着樓梯。孩子們都以一種驚奇的眼光注視着自己的母親。

依然是一個陰天，但雲層稀薄，而且透出微光，空氣爽朗，似乎有着放晴的希望……果然，在中午時分，一縷不很強烈的陽光射進房子里來了，天氣也就陡地暖和平多，屋前屋後又響起一片憂憂的鴿子的飛旋聲。

正在窗下爲妻草擬提案的洪志彬放下筆來，他的胸口有着兩股矛盾的心理在交流。

——她實在只是一隻家鴿……

但如果把這一根難得的激動的萌芽摘去，對於她豈不是一件過於殘酷的事情嗎？生活太沉悶了，煩瑣的人事使得她失却一切夢想，變成憂鬱而厭倦，心身迅速地衰老下來，主宰着她的，只是一種自暴自棄的心理，一種對生命的卑棄，因而成爲一個永遠的精神的囚徒。現在，她從倦怠的窒息的生活里發現一樣新鮮的事物了，如像摸索在海底的人發現一顆明珠，她正以小孩子的熱情奔向它，縱使他明知她所追求的只是一個幻象，但在這個幻象沒有破滅以前，他願意他的熱情能够保持得更久，如像願意她在某一種沉悶生活中意外的消遣物上的興味能够保持得更久一樣。

於是他又專心地繼續爲她代擬那「漂亮的具體的提案」了。

「唉，就讓她飛向風雨去試一試自己的翻力吧。」

一刻後，妻上樓來了。對於他的馴順，她表示着極大的滿足。她輕輕地走近他，偎倚着他，愛撫地說道：

「志彬，你現在成爲我的一個義務秘書了。唉，這樣，就算擬好了嗎？」

「英，你就少不了我這位義務秘書，沒有我這位義務秘書，你這位委員老爺怕就要坍台了哩。」

她驕矜地小孩子般的撒撒嘴：「這種地方就得讓我們婦女佔點兒便宜，你們男人不過只

配當當我們的義務秘書——哼，有的還怕當不上呢。像那位歐陽小姐每天要接半打以上肉麻得過了分的情書……」

「可是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我們男人做你們的義務秘書，像那位毛太太，如果沒有毛先生的地位和聲望……英，可見秘書不僅僅在擬演辭和提案，」他回身輕輕攬住她的腰，「秘書還有更重要的用途呢。」

她天真地撫摸着他的臉部，不假思索的說：

「那麼，志彬，我却只有一個三等秘書了。」

「是的，」他的臉上掠過一個不自然的笑容，「英，這真是你的不幸……」

六

下午天壁又低沉下來，而且還灑了一陣急雨，雲層依然密佈着……可是姚文英却興奮異常，她的心里充滿着熱望和光明。

「跨進家門就叫喊道：『志彬，我給選做代表了，後天便要動身上前線去了。』」

「——你？」

「是的，我——她們選了我，一隊八個代表……志彬，我真高興，想不到自己也還能給民族國家效點勞！後天，是的，後天就動身了，慰勞品是現成的，只等捏做幾面旗。」

洪志彬愕然地跟隨着她上樓。

「英，你且休息一會，這樣忙亂做什麼？」

「我得整理整理行裝呀，真是，上前線的事情……志彬，你快來幫我拾一下這箱子。」

「休息一會再說吧，」他阻止着她，「剛剛開了會，又跑了路，當心你的身體……」

她一邊卸脫外衣，一邊就動手去開箱子。「身體？真說得好，還沒有上前線呢，這算得什麼！」

一直忙碌到夜深，總算整理停當了。她把自己認為最合身裁且也是最合時尚的服飾，檢出裝在一隻大皮箱里，一件一件的反覆挑剔着，配置着，徵取着男人的同意……然後便又埋怨着，歡喜着，作着種種的預計。女人永遠保有着一顆小孩子的心。

不作美的天却又浙浙瀝瀝起來了，而且刮起了風，窗楞吱吱地發着顫慄。

洪志彬望着妻因為天雨而焦慮不安的神情，心里生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期望。後房傳來小孩子的啼哭聲和女傭人的咒詛聲，窗外則是一片隨風激盪的夜雨聲——最後，他問道：

「英，你完全決定了嗎？」

她沒有注意到他的表情，「決定？你說的什麼意思？」

「我問你是不是決定了要去前線？」

「你這樣問……難道你以為只有你們男人才配去前線的嗎？」

她對他顯出一付挑戰的神情來。

「我不是這個意思，」他以一種苦惱的聲

音說話，「我是說，希望你不要單憑一時的衝動，同時你還得注意自己的身體，還有自己的耐性……」

「又是身體！」她截斷他的話，「你總是這樣看不起我們婦女的！」

「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怕你吃不起那種苦……」

「什麼苦我吃不起？難道我不應該替民族國家效點勞嗎？難道我就這樣沒有用嗎？難道女子的世界只能是廚房和寢室嗎？」

洪志彬從床沿站起身來。

「英，那麼你就不想一想孩子們，想一想這個家庭沒有你在時的情形，你知道我是白天得辦公的……」

彷彿受到一個不及提防的打擊，她怔住了，痛苦地咬着嘴唇。窗外，雨更密了，風也更大了，雨滴一陣陣的傾瀉在玻璃窗上，發着更響。小孩子的啼哭聲隱沒下去了，狂瀾的風雨更顯襯出一個深邃的無盡的夜。她瞥了一眼那業已收拾停當的箱子，強自鎮靜地回答道：

「這些……我現在只好不顧了，好在一個月左右的日子就可以回來的。」隨後，她又對他祈求地說：「志彬，請你不要對我說這些話了，我不要聽這些話。」

睡在床上的時候，聽着風雨聲，洪志彬告訴自己道：

「唔，且讓她睡一覺吧，明天早晨一起身，她的主意又會改變的，女人的事情太難說

了。然而他的預料落了空……第二天，出了太陽，是一個晴朗的天氣。她整天在外面奔走，連中飯也沒有回家。黃昏時分，她匆匆回來，又復整理了一晚的行裝，重新把昨夜摺疊好的衣箱選剔過一遍，始終保持着稀有的亢奮，彷彿有一種巨大的力量在她的感情里起着作用。

她熱切的要求他道：

「志彬，明天早晨五點半鐘的車，你得起來陪我去車站去呵。」

他順從地回答：「好的，我陪你去……」

孩子們都上樓來了，以驚奇的眼光注意着母親。海倫牽着母親的手問道：

「媽，你到那裏去？」

作母親的在孩子的面頰上吻了一下，「媽上前線打日本鬼子去了，你在家里要乖些，不要儘跟小弟弟打架。」

站在一邊的安琪掉到母親的面前：

「媽，我……安琪也要去……」

「安琪乖的，不要去，長大了再去，媽去去就回來的，安琪好好的不要跟姊姊打架。」

這一晚，姚文英幾乎一毫無沒有合眼。她覺得自己業已走到生活的邊緣，將要跨入另一個新天地里去。只要一預想到明天以後的那些光輝的日子，一顆心便開始頑強的跳動。

母親走後的當天下午，小孩子安琪便發起高熱。洪志彬下辦公後回到家裏，女傭人帶着

海倫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全家只剩着安琪在樓上啼哭。他悽苦地把孩子抱在手裏，感到灼心的熱辣，抱着小小的肢體如像抱着一團火。

「這可怎麼好？這可怎麼好？……」

他無辦法的在樓上踱着圈子，不知道應該怎樣措置才好。

小孩子整夜沒有退熱，嚶嚶的啼啣，時刻要喝開水。作父親的不習慣地侍候着這和那，渡過了焦灼的一晚。

翌日他沒有上辦公，大清早就抱着孩子到醫院里去。在服了退熱藥以後，到下午，熱度開始下降了。大女孩海倫影子似的跟隨着他，小小的心分担着父親的憂慮。

依然是陰天，沉悶的，潮溼的，不愉快的

陰天。家庭里充滿着不愉快的空氣。

——唉，一個家庭沒有主婦……

他開始後悔着不應該讓妻參加慰勞隊，如今她竟然在那新的刺激物上着了迷了。

可是就在這時候，他聽到樓下有人在呼喚：

喚：

「志彬，志彬……」

海倫首先奔向樓梯：

「媽……」

走上樓來的是姚文英，滿臉悽喪，眼睛圍着黑圈，頭髮異常的散亂。

「怎麼，英……」

那個眼睛一紅，投入迎將上來的男人的懷里，如像一個受大委屈後的孩子，渾身全落在

一陣激急的顫慄之中。

「志彬……這一次，差一點兒送掉生命……」

雨水把公路泡鬆了，弄滑溜了，前面的一輛客車，翻下了河，好險！……我們的車總算開過了，半路的一座橋又給水沖壞了……志彬，我不該不聽你的話……」

他把她摟住，安慰她道：

「可憐的英……你是一隻家鴿，只合生活

在春天的陽光下，和風雨是無緣的……不要哭，回來就好了……」

「志彬，是的，我回來了，此後再不離開

你……」

她仰起滿是淚痕的臉，嘴唇像水蛭虫一般的顫動——她希望她能夠給她一個饒恕的吻。

三十年四月二十三日蝦蛤村

王西彥著

實價一元

現代文藝叢刊之三 報

復

改進出版社發行

爺爺和茶葉

李岳南

忽然接到弟弟從淪陷的故鄉河北寄來的一封信，在信的最末尾，他很有意地寫上這幾句話：「聽說峨眉的茶葉很有名，你給咱那爺爺買四兩寄回來吧！」

算算，我是四年前離別的爺爺，那年，記得爺爺是六十開外的人了，自然，現在是更蒼老了吧。我雖不敢想：「他老人家還能活幾年哩？」但，又不能堵塞住這不祥的預念；尤其不忘的是這一段話：——

「……哎！你們都是孩子媳婦一大幫了，這麼大的家業，不能光叫我操心了。這時，你們還不學當家，像我這麼大的年紀的人，還能跟你們幾年哩！……」這些話，是四年前臨分家時，爺爺向爹和叔叔講的，但我却牢牢地記住了；尤其是念念不忘的是最後那兩句，里面包容了無限的悲傷和對命運的慨歎。「……像我這麼大年歲了，還能跟你們幾年哩！」這兩句話，在七八年前記得爺爺說過，那時，僅當作惕勵父親和叔叔的警語而已，我也絕沒有覺到它的嚴重性；可是，自從離暖了桑梓以來，一年二年……翻山涉水……隨着時間的綿長

和空間的廣袤，於是，爺爺的那兩句話，對於我的威脅漸漸大了。

我時常想看望望爺爺；有時，在落漠的黃昏，瞇住雙眼，又把紛紛的思緒，從腦海蕩淨；在渺渺的深邃的內在的視神經里，映出了幅撲簌恬謐的農村畫，在畫的上邊，我很喜悅地看見了爺爺！有時就是在夢寐中看見他老人家也是愉快的。不過，夢中也好，臆想中也好，見到的總是四年前的爺爺，現在，爺爺又成了什麼模樣？聽弟弟告訴我：爺爺去年冬天又脫了一個爛牙，兩鬢的白意，已蔓延到滿頭了，腳也出了毛病，臂腕漸失了先前的活力了。臉，還是那麼紅光光的，但是縐紋已經結滿，……幾年來的費亂，使爺爺早老了十歲。

我想念爺爺的念頭，越來越加重了。偶然，到田塍上踏個圈子，見了老人的背影，只要是碩大頹長的，我必上前和他「擺擺龍門陣」（川語：閒談天的意思），或是端相他幾眼，很想從他蒼然的面影里，找出類似爺爺的特徵來，可好作我臆測的根據；即使他能告訴我些「公冶長」「長毛反」「紅燈照」……為爺爺

春 天

郭 風

渾濁的水雲

飽孕着千萬斛墨水的水雲

瀰漫着整個的天空呵

街巷，廣場和田路

到處是泥濘

和蒼白的反光

愁病的影子

緊緊地追隨着思慮的人們……

而那沒有聲息的春寒

比冬天的風雪還狡猾的春寒呵

更到處的流竄着

浸凌着粗糙的肢膚……

房屋

一堆一堆地

星散在山坡的下面

隔着好久好久的時間

無聲地滴落着殘溜

而那些被柴烟薰灼得

所常給釋幼時代的我講的故事，也一定能使他們得到些慰藉，但是，他們都是那樣受寵若驚地說：「呵！先生，家鄉是哪里？！唔！北方！好的，」人不出門身不貴，草不燒山地不肥——呵！家里還有什麼人？……」

唉！我如冷水澆頭般失望和喪氣，我難道再也聽不到像爺爺那樣的親切慰貼的話了？那便是多麼令人追慕的往事呵，當我放學回來，爺爺和奶奶在葡萄架下喝茶，我一進一跳地跑到他們跟前，爺爺便伸出那粗癯的大手，摩摩我的頭：「好大的腦袋瓜！」

「頭大心不闊。」奶奶接着說。
「好小崽！給我捶捶脊梁，」爺爺向我說；或是：「給我端碗茶來，……好孩子，有眼色，有出息！」

「我也喝茶水，爺爺，」我這要求，記得被拒絕了，因為，據爺爺說，老人喝茶是治病，小孩喝茶會生病；受了這次的教訓，到現還不敢對茶水開津，……這些這些，都成了過眼雲烟了，即使那句最難過的話：「我還能跟你們幾天哩？」我也願意重開十遍百遍，然而，已不能了！

是的，爺爺的身體很魁梧，健康得很；每想起他老人家來，便有一種熱烘烘的感覺；爺爺的臉，老是泛著紅光，臍膀很壯。他在前清末年，曾下過「武考場」，雖然因為刀法練的不純熟，臨時脫了手，因而落了第，他從此，便洗手於武行，專心務莊稼，但是直到現在

，在我家東屋的門角落里，還可以發見他那二根紅漆棍子，和一架鉄胎弓；家人擇擇些東西認作是避邪的威力！因為家中地窄人多，這也就註定了爺爺終身操勞的命運。據奶奶說：爺爺是十七歲當的家，那時，家中僅銀一條老紫花驢子，當這條驢子「鞠躬盡瘁」老死在牲口槽旁的時候，爺爺挺直的脊柱，也被生活的扭子壓彎了。

爺爺的胆子很大，不信什麼鬼祟神祇，可是因了奶奶和姑姑的要求，照例在逢年過節的時候貼「門神天地」和燒香紙。因此，奶奶也很能幫爺爺的忙——就是照料他養的那兩籠畫眉雀，給換水啦，添米啦，除鳥糞啦……

四十多年來，爺爺不曾鬧過大病；即頭疼感冒的情形也不多。是奶奶去世的後一年秋天，他着了冷，「跑起肚」（即洩肚）來；不久，又轉成痢疾。他不信吃中藥或西藥，總想吃上等的茶葉，他的理由是：好茶能養肚子，比如龍井、鹿壽、紅茶、磚茶……他都嘗過了。於是，喫茶成了他老人家唯一的嗜好。

自從故鄉遭受空前的蹂躪後，爺爺知道像我這樣年青的人，在敵人的羅網中逃生，是最痛惜的事，因此，當一個月色蒼白的大早起，我別了爺爺，赴向征途！

由高邑上的火車，今天竟漂泊在川西的青衣江畔。整個的路程，是個S形；算算，和爺爺空間的隔離，不下一萬里路之遙了。在奔波的风塵里，我時常給爺爺去安慰的信，不論作

烏暗的屋簷
藏著幾隻綠縮的烏雀
它們像偎依在冬季的荒野上的難民
永遠不交換一聲耳語

浸著在膠質一樣的春寒里的
精光的柳條呵
僵硬地佇立在那邊
以悲哀而憤懣的眼睛窺視着天空
那不懷好意的天空
——誰知道它們的體體內
潛儲着勃發的無限綠色的生機呵

田野
以交錯的田路網絡住
裸露的胸膛
土地的辛勤的墾植者！
農民們沉思地站立在田畝上
那以萬把鋤頭掘鬆的田畝上
而又以渾純的目光
凝視渾濁而曖昧的天邊
太陽
萬物之役地朝膜
而又苦苦地企望的生命之神呵
他的金色的輪車
還停留在人類難以想像的
遼遠的原野麼

什麼工作，總是說是作營生，而且說生意很興隆；雖則，爺爺到現在才真正的明白我幹的是那種工作了，但，還不知費了多少腦筋，委曲婉轉地，才使爺爺明白真情了。

聽說爺爺很喜歡我給他報告各地的古蹟和名產品，像漢中的「點將台」啦！成都的「武侯祠」啦！嘉定的白驢虫啦……獨忘却了自己所在的峨眉，它除了是佛家聖地外，而且還是以產茶和人參馳名天下的！白噙了這麼多年的書，遠不如爺爺的地理常識豐富呢。

我斷定爺爺現在絕沒有像先前那樣閒情逸致地泡茶治病了。聽說，故鄉去年因天災（先旱後鬧蝗災）和人禍（澇：固然是雨大了的原故，但造澇的主要原因，乃是由於鬼子的武裝決河堤呵！）

家裏幾年積省下來的一點陳糧，早已吃淨了；就是紅高粱，蕎麥皮，山藥蛋，菊菊菜和老綠等，都成了寶貝；在飢餓的昏暈下，有的人竟把自己親生養的骨肉，出賣了；收買孩童者是日本人派的女漢奸。第五歲實價八元（偽鈔）

多一歲則按比例增價二元——這是敵人宰割我黃帝子孫的價目標呀！在這種情形下，爺爺不但再也喝不上好的龍井、鹿茸等茶了，恐怕連飯都吃不安舒了。

但是，為什麼爺爺又想起峨眉的茶來了呢？啊！我明白了！

爺爺呵！你的法兒不會幸負你老人家半生教養的恩惠的。更不會過於思家，有損於大好的身體；再者，法兒的處境雖貧困已極，有時連維持最低生活的飯費都付闕如；但他就是與衣、寶書籍，或是間隔的絕食幾頓，也一定節省下一個一塊二塊……給爺爺買四兩上好的峨茶，情祖國的綠衣使者，一步步由南國送到朔風呼吼中的故鄉，你老人家，也許把它放在你那個緞子的荷包裏，把它看成珠玉般的貴重。四兩茶，也許用半年一年也說不定吧！

爺爺呵！當你老人家那昔日壯強而至今顛蹙的手，捏到這一根根蘸了法兒的眼淚和祖國的愛忱的微物時，也許更愁透了罷！

而從那天穹的下垂的雲霧毛
便委意地捲來陣陣的冰寒……

那為幾所斜傾的小屋圍繞着的
可憐的池塘

那嵌着一隻灰色的眼睛

永遠看不見四周的好景的池塘
又結起一層膜薄而無光的冰層了

只有那頑笨而又愚蠢的老牛

固執地跛行在

荒涼的曠野上——

他的皮膚粗厚而滿沾着泥斑

他的微微搖拂着的尾巴

像一束焦黃的茅草

而他的兩顆灰玻璃一樣的眼睛

却永遠為那遲遲不發的

最初的綠色

相思着又苦惱着……

這荒涼的曠野上的

苦惱的動物呵

孤獨而沒有人注意地跛行着

步伐是怎樣的沉重呵

而那四周

依舊是從天穹下垂的雲毛

捲來的陣陣的冰寒……

四一年三月

現代文藝
叢刊之五

雜草集

定價七角五分

改進出版社發行

迭更司的哲學草集

譯者：許天虹

法蘭西A. 莫洛亞作

一說起迭更司的「哲學」，有人或許會以為是一種理論。因為迭更司的作品，在初讀時如果覺得缺少什麼元素，那就是哲學。迭更司曾經寫過一部「兒童英國史」，可是實際却像是一個兒童寫作的。一切的罪惡都為帝王們和教會所造成；人民只要任其自然，就會得到幸福。英王約翰（King John 1199-1216）是「一隻可憐的野獸」，而亨利二世（Henry II 1133-1189）是「英國歷史上一個血腥的污點」。中世紀被寫成「連串可憎的酷刑和迫害，雖然作者自己具有著一連串絕妙的全都美德，全部豐富的智巧，全部歡快。一座城堡，一艘戰艦，一架絞刑台，和一位大的女性的天使：背上生著一對白色的翅膀，站在一個曠穴旁邊的一個孤兒上面——這是必須用以點綴其全部動人心魄的戲劇的裝飾。

他廢除一切舊制度和一部分的新制度，可是又說不出來，該用什麼東西去代替它們。他的政治哲學所取的方式，是一種誠摯的、然而消極的慈善主義。負責者的監獄必須廢除；貧民習藝所必須廢除；不良的學校必須廢除。可是用什麼去代替它們呢？怎樣維持一般貧民的生活呢？怎樣組織良好的學校呢？迭更司不知道。只要好——就夠了。他在根柢上痛恨一切的立法，他將其信心釘在良善的「迭更司式」英雄的慈善行為上。有人說過，在他的心目中，社會的「救主」是一個有家財的好心腸的人，竭其所能在附近一帶地方救濟困苦的同胞。位上年紀的、兩頰發紅的紳士，向一般貧民分發金幣、美味的水果和玩具。這就是他的「一八三〇年試」的烏托邦。

公平待遇，即使對於生為帝王或擁有大財產的人也一樣。對待一個洗衣婦比較對待一位貴族婦人沒有體面。固然違反平等之道，是一種重大的可憎的過失；可是對待貧婦如洗滌對待洗衣婦沒有禮貌，也是一種過失，而且其令人難受的程度也不下於前者——而迭更司却很容易犯這一過失。譯者按：作者寫本文時，已是一個有錢人，且與英國的紳士們往來頗密，故這樣替富貴人抱不平。）

他的宗教思想很簡單。它們完全被總括在他的一個兒子將要動身往澳洲去時，他寫給這兒子的一封信裏：

「切勿在任何交易中佔任何人的不正當便宜，切勿苛待處於你的權力之下的人們。你希望別人怎樣對待你，你也應當怎樣對待人；如果別人有時不能這樣做，你也不必灰心。與其讓你自己不遵守我們的「救主」所定下的最大法則，不如讓別人去這樣幹。

「我在你的行囊中放著一本『新約聖經』，我這樣做的原由和我所抱的希望，正如你幼時我為你寫了一本『新約淺說』一樣；因為它是世界上空前絕後的好書，它給你最好的訓誨，這些訓誨能領導任何人忠於其天職。當你的哥哥們先後離家遠行時，我也把此刻正在寫給你的話一一告訴他們，並且懇求他們用這本書來指導他們自己，勿管人們所作的種種解釋和杜撰。

「你記得吧，你在家裏時從沒有人來煩擾過你，要你遵守宗教上的儀式或繁文縟禮。我老是關心着，不讓人家拿這種事情來煩擾我的孩子們，當他們尚未長大得能對這種事情構或他們自己的意見之時，由這一點，你更會明白，現在我是十分鄭重地要你知道：基

督親自所傳授的基督教，是真而且美的；如果你謙卑而誠心地尊重它，就決不會深入歧途。

「在這一方面，還只剩一件事要說。我們愈其熱切地想感到它，我們就愈不願說出來。切勿拋棄早晚兩次自己做禱告的良好習慣。我自己從來沒有拋棄這習慣，我而且知道它能給人的安慰。」

這封信寫得很好。我覺得迭更司的宗教哲學差不多完全包括在內了。有人說過，曾經壓倒了這許多的人的神學上爭論，始終沒有進入他的意識界。他厭惡一切以狹隘的「清教主義」名義加在種種無害的娛樂上的限制。在他的「聖誕歌」中，有史克羅奇 (Scrooge) 跟「聖誕節之靈」(The Spirit of Christmas) 所作的一番會話：史克羅奇責備後者剝奪了一般貧民在「安息日」的一切娛樂（暗射着英國的可怖的禮拜日）。於是「聖誕節之靈」喊道：

「我！」

「對不起，如果我弄錯了的話，」史克羅奇說。「那一向是以你的名義來做的，或者至少是以你們一家人的名義來做的。」

「在你們的這個世上」，聖誕節之靈答道，「有些人自稱是認識我們的，常借我們的名義來做種種激情的、驕傲的、惡意的、憎恨的、妬嫉的、頑固的、以至自私自利的事；他們跟我們以及我們的親友漠不相識，猶如他們從來沒有生存過一樣。記着這一點，把他們的行為歸罪於他們自己，不要歸罪於我們。」

至於科學思想或科學與宗教間的矛盾（迭更司是達爾文的同時代人），似乎根本沒有引起他的關心。在這一方面，如拿他來跟他同一時代的人們作一比較，是很可怪的。試想他所生活的時代，在政治上正是庇爾 (Peel)、迭更司 (Disraeli)、格蘭斯頓 (Gladstone) 等政治家以英國罕見的力量和智慧來開揚英國各黨的學說的時代，而這些大規模的思想戰在迭更司身上所留下的痕跡却如此少——雖有這些，他仍不能使他的任何一個人物發表一種連貫的政治見解——我們不禁要驚異，他怎麼能經歷了這麼一個大時代而其心智仍如此天真簡單，

好像一個孩子傾聽了一番博學的人的辯論，於是重新去遊戲，把他所聽到的話完全忘懷一樣。

但是，如果因為迭更司沒有或極少抽象的思想，你就斷定他沒有什麼世界觀，或是我們——他的讀者——並不能從他的作品中得到一個宇宙的縮影，那你就錯了。一個藝術家表現其世界觀，幾乎總是不借助於抽象的思想的。我們如果細看過柯樂 (Corot, 1796—1875, 法國風景畫家) 的若干繪畫，我們還會不知道柯樂的世界是怎樣的嗎？——這一個世界是清激而純潔，在比較不好的諸方面帶着一種仙國的性質；這個世界是又坦白又忠實，如此明晰：如果我們由此對於柯樂本人構成一個概念，我們會發見柯樂這人在實際上跟我們所想像的相差很少。我們不是熟悉林布蘭 (Rembrandt, 1607—1639, 荷蘭名畫家) 的世界，華圖 (Watteau, 1684—1721, 法國畫家) 的世界嗎？在音樂界，我們不是熟悉悲多汶的英勇、多事的世界，叔伯特 (Schubert, 1797—1828, 奧國作曲家) 的溫柔的，過於溫柔的世界，德步格 (Debussy, 1862—1918, 法國作曲家) 的神祕的、藐視的、厭倦的世界嗎？

如果畫家和音樂家，只是憑着色彩和聲音的配合，就能暗示我們一種哲學，那末，憑着人物和事件的配合，一個小說家要做到這樣的事，是更容易多少啊！因此我們很可以問：「匹克維克先生」心目中的世界是怎樣的？迭更司貢獻給我們的人生之意義是什麼？讓我們看一下：通過了匹克維克，通過了大衛·高柏菲爾，通過了奧利佛·愛惠斯司送了一個什麼「訊息」給我們？

如果我們把迭更司的全部作品重讀一遍，然後試把那大批的人物和情景忘掉，單獨留下兩三個支配着其餘的一切，可以傳達全體的情調的主要印象，那末，就我個人而言，首先留在我心目中的，將是他那些「聖誕故事」中的某幾場情景。

火雞、香腸、填鴨填鴨、葡萄布丁、五味酒、櫛寄生藤 (mistletoe)——一種植物，英俗聖誕時懸於天花板下作為裝飾者、冬樹青

被：忠厚、和善、貧窮（但却是一種樂天知命略帶愉快的貧窮）、稚氣（但却是一種可愛的善意的稚氣）；忠實的、發亮的心（作為人類的心，似乎太亮一點），但却是因勤勞而發亮的——這些乃是構成送更司氣氛的主要成分。當你閱讀送更司的最歡樂的章節時，你總會反復不已地遇見這些字眼：如「輕快」呵，「興高采烈」呵，還有表示開誠佈公、欣喜、同情、和熱心的種種形容詞。一羣良善的人，只想在「這道做事」並且在舒適的空氣中做得儘量快，同時始終歡笑作樂！

——這就是送更司的理想，他並且把這理想賦予社會上的各等人。當匹克維克先生跟老華特先生同住在那間，決意參加跳舞的時候，那情調就是這樣的：「最後，雖然絕沒有人要求他這樣做，匹克維克先生繼續不住地在他的位置上跳着舞，以期跟音樂合拍，同時始終帶着一種無可言喻的愜意狀態對他的舞伴微笑着。」——這也是送更司自己要用以對待他周圍的一切的微笑，以及一般英國人的微笑：這個民族，至少在表面上是愉快的、隨遇而安的很會自尋開心——說到未來，實是一種樂天主義者。不錯，一種無限的樂觀——整個民族的和個人的無限樂觀，這就是送更司帶來的「訊息」中的第一元素。

可是，在如此愜意的人生景象中，壞人是哪裏來的呢？我們在討論送更司小說中的藝術時曾說過，他以為壞人是天生的無可藥救的壞蛋——這事實大大地簡單化了此地所提出的問題。

在送更司的心目中，人生比多數小說家所看到的簡單得多。在一邊，是大批的仁和的好人；在另一邊，是一些色厲內荏的可怖惡漢，老是揮着拳、杖、或刀——對於這些人，除了把他們打倒或縛住之外，是沒有什麼事可做的。

如此簡單的人生觀，顯然會增強樂觀的氣氛，因為人生所以如此艱難悲哀，其原因之一就是問了太多的得不到答案的問題。像安娜·卡雷尼娜(Anna Karenina)——同名的托爾斯泰長篇名著中的女主角——那樣的人，該怎麼辦呢？她明知自己對待丈夫的態度不對，可是又不能自禁。因有那個孩子，問題就更其複雜了。契珂夫的故事只是對

我們提出痛苦的問題來，在結束時還是把我們留在開頭所在的地方。在史丹達爾(Stendhal, 1783-1842, 法國小說家)的作品中，裴理安·索萊爾似乎是一個怪物，可却是一個可愛的複雜的怪物，史丹達爾特別愛他，因為這是用他自己的血肉來塑成的。而在我們看來，當然是托爾斯泰的世界或史丹達爾的世界更近實際，因為在實生活中，可以毫不猶豫地斷定其善惡的人物是不多的。

可是對於送更司那樣的人，人生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甚至可說，那些壞人的存在竟使他那個欣喜歡樂的世界加添了一種額外的、幾乎好玩的興味。他的全體英雄，都十分活躍熱情，都以有事情可做、且須跟惡人作戰為樂事。世界是一戰場，在這戰場上好人老是在擊退壞人，這事在他們的心目中是跟勇士進入「英靈殿」(註一)一樣容易的。而且，對於這場戰鬥的結局，送更司是毫無疑慮的：「善」一定可以得勝——不僅在各個人的一生中，而且普遍地在全人類的生活上。因為送更司信仰着「進步」這一自然律，以為只要宣傳仁愛的「福音」並且廢除了貧窮，人們就可以每天過「聖誕節」：到那時，全體良善的英國人都將不斷地吃葡萄布丁，喝五味酒，並且開善意的玩笑。原來送更司也有一個「天國」，正如謨罕默得有一個「天國」一般。

★ ★ ★ ★

在最後的勝利和「末日的喇叭聲」來到以前，人的天職是高高興興地繼續作戰。在送更司的「馬丁·朱述爾草志」一書中，有一個並不重要的角色，但這人物在哲學上却不能忽略過去——那就是黃龍旅館的擦靴者，馬克·泰普雷。他的人生目的，是在最難堪的境遇中保持其與級子不墮。馬克·泰普雷十分相信這一品德的優美性，所以他

(註一)原文 Valhalla 為北歐神話中的「陣亡勇士殿」或「榮譽宮」，乃 Odin 神收容戰死勇士英魂之所，有門五百四十，戰士每晨由此諸門出戰，晚歸則與諸神共宴，並有衆神婢服侍。譯者。

希望其生活愈艱難愈好，以期提高他這好性癖的價值。試看他跟湯姆·品區一道驅車出遊時的情形：

「此刻我看到你穿得這樣漂亮，」品區說，「我幾乎相信你一定要結婚了，馬克啊。」

「唔，先生，這件事我也想到過，」馬克答道。「有了老婆可以快活，這話也許有點道理，尤其是孩子們發麻疹等等時，而且非常暴躁。不過我還有點怕敢嘗試。我看到這條路不大通。」

「你或許並不喜歡什麼人？」品區說。

「並不特別喜歡哪個，我覺得，先生。」

「可是，馬克，你知道，照你對事物的看法，你應當跟你所不喜歡的，而且非常討厭的一個人結婚，」品區先生說。

「是的，先生；不過這恐怕把一個人的主張實行得太過分一點吧，是不是？」

「也許是呢，」品區先生說後，兩人都快活地笑起來了。

「願主祝福你，先生，」馬克說道，「不過你還不明白我。我不相信曾經有什麼人能從會使別人困苦的境遇中出來，而仍舊十分強健——我是能夠的，如果我能夠得到一個機會的話。但是我却得不到這樣的機會。據我想，恐怕將來沒有一個人明白我的心思，除非有什麼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故發生。可是我却看不到這樣的事的絲毫預兆。我將要離開黃龍旅館了，先生。」

「離開黃龍旅館！」品區先生喊道，同時非常驚異地望著他。

「啊，馬克，你使我嚇得氣都喘不過來了！」於是馬克·泰普雷解釋道，黃龍旅館是一個快活的、令人愉快的地方，由一位可愛的主婦統治着，所以在那裏保持着他的興趣，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今天上午，我正在尋覓適當的新事幹，」他對城市點着頭說。

「那是哪一類的事呢？」品區先生問。

「我在想着掘墓穴之類的事，」馬克答道。

「天哪，馬克！」品區先生喊道。

「這是一種陰濕卑賤的好事幹，先生，」馬克不服地搖着頭說，「一個人的心思放在這種事業上可以快活，這話也許有點道理——除非掘墓穴者一向是快活的，那就成爲一種缺憾了。你知道這種事幹究竟怎樣嗎，先生？」

「不，」品區先生說，「我實在不知道。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假如這事不能如願以償，你知道，」馬克又沉思着說，「還有別種事幹啦。比如承辦殮殮。這是很陰沉的。那裏也許有點道理可得。在貧民區裏做典當老板的用人，或許也不壞。做獄卒可以看到許多悲慘的事。做醫生的用人，可以處於謀殺案件的中心。執行吏的用人，自然不是什麼快活的職務。就是收稅的人，有時候也要覺得很難過。我想，我可以在其中得到一個機會的職業是很多的。」

這場情景有點鋪張過甚，可是迭更司實在含着一种馬克·泰普雷的氣質。他年青時曾得到許多機會來表明，一個人在艱難的境遇中仍可以如何自信，甚至快樂。這件事，他是非常引以自傲的；他認爲這樣在惡劣的時候保持欣喜的情緒是一種無上天賦，而且其實也是一種輕易的天賦，因爲說到完來，世界終究還是一個好地方。迭更司含着一些淡泊主義者的性質；不過他的淡泊主義是舒適而滿足的，乃由匹克羅克和馬葛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 121-180, 羅馬皇帝兼哲學家)混合而成，是一位聖誕樹下的埃匹克提塔(Epictetus, 80-138, 羅馬淡泊主義者)。人們爲什麼要生活呢？唔，因爲人生是一種奇妙的景象；因爲那年青的訪員却爾士·迭更司曾以跑去參觀選舉和鄉村跳舞會、監獄和船舶、客店和農村中的板球比賽爲大大的樂事。究竟人們爲什麼要生活呢？因爲每天展開在我們面前的景象是如此驚人地可喜而變化不一。不用說，這種樂天主義也因記着過去的災難或看到目前的困苦而稍受影響，但即使在困苦中也總可以找到一些欣喜的。立身於含着敵意的宇宙間的人類，應該像那被債主們圍困着的密

考勃先生一樣，抱着自信心去正面「未來」。考勃先生乃是迭更司理想中人的終極象徵，故迭更司的「訊息」的首幾行大致當如下：「要有自信心；要高高興興；世界是屬於帶着堅定的心和溫良的氣質出發去征服它的人們的。」

★ ☆ ☆

一種樂天主義的人生哲學，乃是迭更司和一般英國人所共有的。跟英國人住在一道稍久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們的行動上是如何深刻地瀰漫着「迭更司的精神」。在（前次）大戰期間，法國人看到英國的軍官和士兵都如此天真地、近乎稚氣地高興，如此喜歡行動，如此熱心地要在任何情形之下作遊戲競技，他們往往不勝驚異——而上述的一切都是迭更司式的特點。這也可在遠洋郵船上，或只有不多幾個英國人偶然會集在一起的遠方殖民地前哨上看到。立刻，就會開始作種種競技，而且他們把這些看得非常認真。這使人想起了尼采的一句話：「人並不渴望快樂；只有英國人才渴望如此。」法國的觀察者在這種態度之前，常覺得又感動又莫明其妙。「他們在幹嗎啊？」他疑惑不解。「人生是如此艱難，且往往如此含着敵意……憑什麼作用，他們竟能如此優雅地驅除了陰鬱？我一向聽人家說，他們是很憂鬱的……難道由於基本上的憂鬱，他們已完全養成了作樂的方法嗎？可是這「作用」究竟是什麼呢？這些「方法」究竟是怎樣的呢——兩者當然都是不自覺的。」

迭更司供給我們一個極妙的機會來研究這種作用，那就是「幽默」的作用。試想，假如有一羣國籍不同的作家遇見了一樁重大的社會上罪惡，一種災難的起因，一件荒謬絕倫的事物。那會發生怎樣的事呢？俄國人將同情地俯瞰着這荒謬絕倫的事物，把它當作一個心愛的朋友似地描述出來，然後借手「憐憫」把它抹去了。德國人將在它周圍築起一道朦朧的形而上學的圍牆來，然後用一種有詩意的、浪漫的手法把它變成一個精怪或魔法師或魔鬼；在這以後，他就會安心地發明出一架十分精密的機器來，把那魔鬼切成許多細片。美國人如果年在

三十以上，他將說世界上是沒有什麼怪物的；如年在三十以下，他將說怪物有上萬之多。法國人將對那怪物說教，並且借它來說許多俏皮話。英國人呢，將十分精細正確地描述這東西，說明其各種器官的大小，模仿其言語以至詳細的表情；這讀者（或觀者）會覺得那英國的作家是真正以記述可怖的事物或可厭的事物為樂事的。於是，突然出現了一條稍稍歪曲的線條或一句顯然誇張的話，使人明白那種莊重的態度中原來隱藏着嬉笑。那全部可怖的解剖，如此苦心地造成的解剖，將在一剎那間——微笑間——崩潰；而更重要的，是將為我們除去了那真正的怪物；至於這番描述，不過是一種仿造的東西吧了。

試拿「匹克維克遺稿」中觀審的一幕來說。其中對於英國的司法程序，並沒有作直言無隱的批評；凡是經歷過——不論過去或現在的——英國審判的人，都知道其描述是十分確鑿的，可是這精密沉靜的描述中其實含着破壞性。其中含着的一種諷刺，但却是作者並沒有插身於其間的一種冷靜的、出乎模擬的諷刺，其效果來自把現實的位置稍稍變易了一下；而稍稍歪曲現實，正是一切藝術的張本。

另一實例，可在迭更司要嘲笑其若干同胞對外國人的態度時找到之。這是一個很難處理的主題。可是他作這事時，只引證那討厭的包特奈普先生的說話，並不加絲毫含有敵意的評語：

包特奈普先生的世界，在精神上並不十分廣大——就是在地理上也不怎樣廣大；因為雖然他的事業全靠跟別國通商來支持，可是他心中却十分鄭重地認定，別國是一種錯誤，而對於他們的風俗人情，一概說道，「不像英國的！」同時手臂一揮，臉孔一紅，它們就被掃除了。

可是他們中間有一位外國的紳士：這位紳士是包特奈普先生跟自已辯論了許久以後才邀請來的——深信整個歐洲大陸都一致在跟這位年青人作對。當時就有一種滑稽的情形，不但包特奈普先生一人，而且其他的人全體，都把他當作一個聽覺不靈的兒童看待。

「你對於倫敦——有什麼——觀感？」包特斯奈普先生從他那主人的席位上發問，好像是在給那聾耳的孩子吃什麼藥粉或藥水似的：「倫敦——London——（註一）——倫敦？」

「先生，」包特斯奈普先生接着莊嚴地說道，「你在這——世界中心——倫敦——London——倫敦的——街道上——有沒有一——看到我們的——大英憲法的——許多——使你驚奇的——事蹟？」

那位外國紳士懇求恕罪，但他還沒有完全明白。

「The Constitution Britannique」（註二）包特斯奈普先生解釋道，彷彿他在教小學生似的。「我們說British，你們——却說Britannique，——你知道，」（他寬恕地說，彷彿這不是他的過失似的。）「我說的是——憲法——先生。我們——英國人很以我們的——憲法——自傲——先生。它是——上天——賜——給——我們的——沒有一個——別國是像——我國這樣受神——惠愛。」

「別國，」那位外國紳士說，「別國怎麼樣？」

「別國怎麼樣，先生，」包特斯奈普先生莊重地搖着頭回答，「別國嗎——對不起，我不得不說——別國就是——這樣。」

「那是上天的一點小恩寵，」外國紳士笑着說：「因為疆界並不廣大。」

「不錯，」包特斯奈普先生承認道，「但事實如斯。這個島國是——洞天福地——先生——別國——如有什麼別國的話——別國乾脆——無此幸福。假如在座的都是英國人，我就要說，」包特斯奈普先生環視着他的同胞們說，「英國人身上綜合着許多品質，如謙遜啊，獨立性啊，責任心啊，感應力啊，而同時又絕無足以使一個年青人臉紅的任何性質——這種情形，你即使找遍——世界——萬國，恐怕也屬徒勞。」

作了這一小小概論以後，包特斯奈普先生漲紅着臉孔，照例用右臂一揮，就把歐洲其餘各國和亞、非、美三洲全部送往無之境去

了。

就大體上說，當法國的道德家或滑稽作家遇見一種難堪的嚴肅時——不論那是偽善或迂腐，殘忍或虛榮——他往往從外面攻擊它，加以叱責；他好像是一個在城牆下面對那些臉色莊重的擁護虛偽儀式者射擊的弓箭。可是迭更司，以及一切的幽默作家——不論是否英國的——却力圖侵入那城堡本身，把一種可笑的自動精神加在其敵人的行動上，而從內部加以消滅。在喜劇的精神跟虛偽儀式的戰鬥中，幽默乃是「屈勞埃的木馬」。

這種戰鬥的結果，是將怪物投入了不實在的境域中。它們被變了形，放大了；它們不再像人的模樣了；它們不再使我們害怕了。這是迭更司的樂天主義的秘訣之一。他在塵世上的旅途中，當然遭遇過邪惡，不過他已將它改編過了，因為已將它推入了不能為害於人的境界中。他已使邪惡化為傀儡戲中的木偶模樣，因而他的讀者——不願相信有邪惡的大孩子——就高興了，有一次，有一個小姑娘看了傀儡戲回來，她告訴我我看到了一條鱷魚，我就問她怕不怕鱷魚？「哦，不，」她說。「我當即看出來，它不過是下面縫着一條皮革的一段木頭吧了。」唔，迭更司使他的讀者高興的方法，就是使邪惡變形為縫着一塊布的一段木頭，他把惡人製成了玩偶。

或許沒有一個作家，比他更一貫地顯示着將人間世轉變成一個機械的幽默家傾向——這種傾向會由柏格森（Bergson）——法國當代哲學家）在其論「笑」一文中加以詳細說明。迭更司的心智，天然地傾向於在人間的偶然之事跟動植物界的現象之間找出類似之處來。例如這兒講到一個裝着一條木腿的人：「他是如此像木頭的一個人，以致他的木腿似乎是天生成的，甚至於對想入非非的觀察者暗示，大約不出半年，如果他的發育不受意外的阻礙，他就會完全生着一隻木腿了。」

（註一）法文的「倫敦」。
（註二）法文的「大英憲法」。

迭更司自己也會在寫給其友人福斯志的一封信裏，說到他很驚異，怎麼老是在各種事物之間看到這樣古怪可笑的類似之處。當他遇見一個男女時，他老會放過了那個「人」而去觀察其面部的某一部分的機械式活動——這一部分在他看來，會突然變成一種自己飽含滑稽的生命力的東西。例如：「他是一個乾癟的小個子，生着一張黝黑的擠緊的臉孔，和一對小而黑的不安靜的眼睛；它們在他那喜歡刺探的小鼻子兩側，不住地閃爍轉動着，好像老是在跟那鼻子丟眼色似的。」這使人想起了童話中的有些小仙人：他們的鼻子、嘴巴、和眼睛都各自自成一人，會聯合起來一同歌舞的；實際上，幽默的世界本來也是一個童話世界。

要做大幽默家，必須具有哪些品質呢？第一，他必須能創造那稍歪曲的怪物形象，所以他不但須善於觀察，而且該是一個仔細的精密的觀察者。試想斯尉夫志（Swift）——「小人國遊記」等的作者）或狄福（Dickens）——「魯濱遜飄流記」作者）的作品中的描寫是如何精確。在這一事上，迭更司異常得其天資之助。他看到一切，且記憶着一切。他那些人物的說話和他們的形象的變化不一，可以證明其驚人的注意力和記憶力。

可是最重要的，他必須能抱超然的態度和表面上似乎漠不動情的態度。要收得效果，作者必須完全隱藏在其人物中間。幽默要他扮演二重的角色：他的熱情須留在其作品本身以外，他又須以完全超脫的態度和不慌不忙的優秀工程師的技巧來構成其人物。對於這件事，迭更司也是勝任的。當我們讀到泰納（Taine, 1828—1893, 法國歷史家兼文學批評家）的「英國文學史」中專論他的一章時，我們不勝驚駭。這位法國批評家竟說他是一個半瘋狂的、「天啓」式的作家，被動的然而毫無節制的理想所支配着。我一點也看不到諸如此類的情形。固然，迭更司是很易受感動的，可是在他那些最好的作品中，他的感情却被好好地控制着。他雖有強烈的激情——這在大大地吃過苦頭的人本是很自然的事——但在寫作的時候，他能輕易地飛昇於它們之

上。試想，若是一個較差的作家，會把大衛·高柏菲爾寫成怎樣的東西？這一個人，在童年時真正忍受過可怖的苦難。經過了多年的沉默之後，他寫了一部長篇小說來描述這些來，而在其中所能找到的，只有高尚的、有節制的申訴，和十分有趣的、精確的寫真。這樣的幽默也是一種淡泊主義。

讓我們趁便提一筆：只有這樣的哲學才適合英國人的氣質。還是很重要的一點，因為它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迭更司如此廣泛地受人歡迎。英國人是既善感傷而又審慎，又有紀律的。因為自知過分善於感傷，所以他們覺得必須嚴密地監察着自己，而且不大喜歡人家觸發他們的感情而同時並不給以一種補救之方。因為生性審慎，所以他們不願直接攻擊個人或什麼制度。他們歡迎幽默的攻擊，因為這種攻擊在表面上是容許那對象繼續生存的。說到完來，似乎並沒有說什麼反對那討厭的人物的話。了解與否，是聽者的自由。他不會不明白作者的實在意向；無論在諷刺文或諷刺話中，總有一種幽默的調門，不會使人誤解的。大家知道幽默家是在開玩笑。但他的開玩笑，始終謹慎地掩飾着：所以英國人就安心了。

機智，以至高等的喜劇，乃是發生於「社會」生活十分活躍的人民中間的滑稽方式。十九世紀前半期的英國生活並不如此。而且，這個英國社會是非常自傲的，不能忍受任何的批評；它不會容忍猛烈地攻擊英國的制度的宣傳小冊，但是它會閱讀迭更司的「奧利佛·安惠斯志」和「小杜靈」。英國人渴願相信，在「最好的要不得的世界」中，一切都是最好的。所以，凡是「不好的事物」都應加以否認，而這任務，幽默能美妙地加以執行。它將邪惡擯棄於荒唐的境域中，使人們可以毫不害怕地——甚至津津有味地加以審視。它使酸苦的現實變成甜蜜。而迭更司能玩這種把戲，玩到盡善盡美的地步；對於這樣會迎合他們內心中的秘密慾望的人，其同國人自然要愛不勝愛好了。

迭更司的這種哲學（其實也可說是一般英國人的這種哲學），其危險性是在有否定人生——至少是人生的真諦——之處。把虛偽的嚴肅擯諸荒唐之境，原是無可非議；但人生含有不少事物，却是真正嚴肅的。喬治·摩亞（George Moore）——愛爾蘭小說家，一八五三年生——以迭更司沒有跟嚴肅的法國作家在法國一道生活為憾事，曾說：「他的才智，比他在法國遇見的任何人都更自然，更有自發性。他比福羅貝爾、左拉、魏古爾、都德，才智都更豐富；可是他會從他們那裏得知嚴肅的價值，像他那樣敏於感受的心智，就會明白一個正在沼澤中等候一個兒童拿一把鋸刀來解除其錄錄的罪犯，並不是什麼幽默的題材。他不必在「外馬路」（Boulevard Extérieur）上度其整個青年時代。只要幾年就足以消除那惡劣的英國傳統觀念，以為幽默是一種文雅的品質。他會明白，幽默的商業性質實多於其文學性質；如果大量地採用，就會殺死作品中的全部生命。一個生動的、動人的故事，如由一個幽默家講起來，立刻就會變成一堆嘲笑和嘻笑，一椿毫無意義的事。當然，我們不能毫無幽默，可是當我們運用我們的幽默之感時，必須避免在作品中加入會使讀者分心、因而看不到人生之美、神祕、和種種悲憤淒惻的任何成分去。凡是小心地防範着幽默的作家，將為下一代的人閱讀——如果他寫作得好的話；因為不借助于幽默而寫作得好，乃是一種無上的試金石。……J·J·盧梭不用幽默而在文學上取得了一種無匹的現實味；我記得他的「懺悔錄」中只有一個微笑，而這微笑沒有超過一句之長。」

在這兒，我們還可借高斯爵士（Sir Edmund Gosse, 1849—1928, 英國批評家）的話來替摩亞下註腳：「我也相信，很少的一點幽默會使一部偉大的美麗的著作變成一種凡庸的東西，只有非常偉大的作家才會戒絕幽默。」

這中間含有不少真理。我們如拿托爾斯泰來跟迭更司比較，托爾斯泰所表現的人生景象當然比迭更司所提供的準確得多，動人得多。在兩人的作品中，有許多場面的題材幾乎完全是一樣的，可以並列着

作為對於同一現實的不同寫照。「戰爭與和平」中羅斯托夫老伯爵跳舞的一幕，完全跟匹克維克先生在華特先生家中的跳舞相符；而「復活」中的幾幕獄景，很會使人想到匹克維克先生在負債者監獄中的逗留。兩人都有感情，不過托爾斯泰所喚起的更廣泛地合乎人情，而且來自一種更高的藝術手腕。顯然，人對於無論什麼都能够加以取笑的；我們無論哪一個，即便在一生中最可悲的時刻，也儘可被別人當作幽默的資料。試拿任何悲劇中人物來說：例如哈姆雷德（Hamlet）——莎士比亞的同名悲劇中的主角——我們很容易看出來，只要換一個看法，他就會顯得滑稽可笑了。或者反過來，試想一想那實在的密考勃先生的情形，你就可以看出來，若要把他變成一個悲劇中人是多麼容易的事。十七世紀的演員，老是把亞爾賽斯德（Alceste）扮演作一個滑稽可笑的人物，可是羅西安·基屈利（Lucien Guitry）却把他演作一個悲劇人物。實情是，最完美的藝術是兩面都看到的。「一個自大的理想主義者，看不到一切事物的滑稽可笑的一面，是受了自己的同情心和抽象觀念的欺騙；一個幽默家，沒有看出來這些滑稽可笑的人物其實是生活得很嚴肅的，那是受了自己的自大之騙。」

這話固然不錯，但就迭更司而言，却有兩個答復可以提出來。第一，人生的真正嚴肅之事，如加以融化或輕視，固然危險的；但有許多虛偽的嚴肅，也冒充嚴肅而享受其種種特權，這些卻實在是取笑的資料。第二，迭更司並非真正從來沒有嚴肅過。當他描述一家窮人的快樂，或小爾兒之死，或大衛·高柏菲爾的童年時代，或他與其「小妻子」度拉的生活時，他是很嚴肅——嚴肅得可怕的。實在，他能嚴肅得過分。迭更司的悲憤淒惻等激情的可怖程度，明示我們對於這種氣質的人，幽默的約束是如何必要。讓英國人的感傷性質儘量放肆起來，那簡直不能忍受；這就是為什麼，最偉大的英國作家在他們的著作中，老是把滑稽可笑的場面跟悲感動人的場面並列着。可是，每看到彼此矛盾的諸方面，理解它們，且進而把它們構成一個統一的、逼真的形象，那也是一種哲學；而幽默大有助於作家，因為能給他一種

超脫的態度，使他能看到事物的兩面。在這種意義上，迭更司乃是一個優秀的哲學家，正如西萬提斯(Cervantes)——「吉訶德先生傳」的作者——福羅貝爾有時候也是——一個並不平庸的哲學家一般。

但迭更司實在是一位大詩人。愛特蒙·謝綠(Edmond Jaloux)有一次會對我說：「在今日，所有不寫詩的作家似乎都被稱作詩人了。」我所說的詩人，不指着那些把節奏帶入語文中的人，而且主要地是指着那些能感覺到隱藏在人生中的節奏且使別人也聽到它們的作家。如果一件作品暗示着某一主題、生活態度、或思想的有規律地反復重現的印象，它就帶給那些本來似乎凌亂無序的事物一種可以領會的和諧，因而它就有了詩意。那主題也許是自然界方面的，例如四季的往而復來，潮汐的退而復漲。它也許是作者所特有的一個主題，老是在其生活中及其作品中隱隱地迴響着，且時時浮現到表面上來：例如在托爾斯泰是「人類的情慾在神的真理相形之下的空虛」這一觀念，而在亞爾都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英國當代小說家——則是此種情慾在科學的真理相形之下的空虛——這一觀念。

迭更司也有其嗚咽着不平的大海，其浪濤以一種動人的、和諧的現實味澎湃于海濱。不過它是一個人間的海；是各國的貧民之家、其歡樂和哀愁、所組成的「無名海洋」。他首先感覺到存在於這一切小住宅中的日常不斷的、豐富的真情——這些住宅彼此十分相似，他窮盡地一排排站着，造成了各個大城市。在英國那樣的一個古老的社會中（這在一八五〇年代的法國也大致相同），種種風俗幾百年來慢慢地由一家爬往另一家，終於已滲透了全體的平民大眾——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其歡樂和憂患、信仰和行爲、是神奇地歸於一致的。因爲這種一致性反復出現了千百遍，它就有了詩意。它的節奏生長於其單調中，它的偉大生長於其卑微中。看到人們如何珍重這種平凡的事物，是又可怖而又可感動的。有人說過，迭更司「乃是旅客行於倫敦時由鐵路棧橋上望見的大堆黃色磚屋之詩人。」就是這些磚屋也須有其詩人，而且是應該的，因爲它們們裏邊也有完整的人生。一常

在這大批平淡無奇的人類運命之前，發生了一種情感……這儘有可能成爲未來的人類的主要情感：一種在渺小的幸福中的自由感。一種瞠目吃驚的崇敬和無言的宗教。由於這一種對風土詩意的感覺，迭更司好像亞理斯多芬(Aristophanes, 448?—380? B.C. 古希臘喜劇家)和莎士比亞一樣，完成了所謂「可笑者的抒情救濟」。粗看起來，他那「灶上的蟋蟀」一書開端時，那只蟋蟀跟鴿子作的一番對話，似乎是一種過於尖銳的音樂；其實這很可以當作迭更司式詩歌的象徵看待。而且，當這一「主題」一天又一天地由千百萬人類愉快地彈奏起來時，我們的耳朵就隱約地聽到了一種急調的交響樂，那是既不缺乏雄壯也不缺乏美的。

譯者附言：這原是莫洛亞(Andre Maurois)所著的「迭更司評傳」的最後一篇；前面的兩篇——「迭更司的生平及其作品」和「迭更司小說中的藝術」——早已在一九三七年欣逢迭更司誕生一百二十五週年紀念的時候，由我譯出來發表在最後幾期的「譯文」月刊上。現因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將要印行「迭更司評傳」的單行本，作爲出版「迭更司選集」的一個先聲，所以我把這一篇論述迭更司思想的文章也譯了出來，以存其全璧。

莫洛亞雖是法國人，但對於英國文學造詣頗深；除「迭更司」外，尚著有「拜倫」、「雪萊」等文學傳記，在西洋各國傳誦頗廣，就是對於迭更司的作品及其藝術，也有許多精闢的見解，爲英國的作家所不及者。不過，在這篇論述迭更司的思想的作品中，莫洛亞所發揮的有些議論，我認爲是很可商榷的（這大概是「意識形態」的關係吧）。但其大部分意見，都可供我們參考，尤其是論述英國人的特殊氣質、迭更司文學的起因、及其在英國文學中佔重要地位的所以然、諸節。

城裏的貴人

——法國大革命插話之一——

英國C. 迭更司作
許一天虹譯

格格格，嘩嘩嘩，發着一種狂暴的聲音，毫無人性地不顧一切，馬車在街道上往前衝，迅速地掠過一個個街角，使婦女們在它前面絕叫，男子們彼此緊拉着，並且把孩子們從它的進路上拉開。最後，當它耀武揚威地經過一個噴泉旁邊的街角時，它的一個輪子突然令人難受地微微顛簸了一下，同時有許多人發出了一聲大喊來，那些馬把前足高舉起來，打着就撲倒了。

假使沒有這最後一種不方便，馬車大概是會停止的，常有馬車軋傷了人，還自繼續前進——這有什麼不可以呢？可是那受驚的僕役已急匆匆地跳下車來，且有一二十只手握着那些馬的韁繩。

「出了什麼岔子？」老爺鎮靜地望着外邊說。

一個戴着睡帽的高大男子，已從那些馬腳中間檢起了一捆東西來，放在噴水泉的台基下，正匍匐在爛泥漿中，好像一只野獸似的對它號哭着。

「對不起，侯爵老爺！」一個衣衫襤褸、

神情柔順的男子說道，「是一個孩子。」
「他為什麼要發出這樣討厭的聲音來？那是他的孩子嗎？」

「對不起，侯爵老爺——可憐兒——是呢。」
那噴泉離這街角稍稍有一段路，因為它前面有一廣約十碼或十二碼的空地。當那身材高大的男子突然從地上站起來，向着車跑過來時，侯爵老爺連忙用手握着劍柄。

「軋死了！」那人絕望地拚命喊道：兩臂高舉在頭上，眼睛注視着侯爵老爺。「死了！」
人們集合攏來，望着侯爵老爺。可是在這許多望着他的眼睛中，只能看到謹慎和切望的神情；其中沒有絲毫的威脅或怒意。這些人也不說一句話；他們在最初喊了一聲之後，就始終一聲不響。那個說過話的柔順的男子，其整調是平淡馴順到極點的。侯爵老爺用眼睛把他們掃射了一遍，彷彿他們只是些從洞裏跑出來

的老鼠似的。
他摸出了他的錢袋來。
「這使我非常驚奇，」他說道，「怎麼你們這班人不會顧管你們自己和你們的孩子。你

們中間老是有入擋在路上。我怎能知道你們如何傷害了我的馬匹呢？噲！把這個給他吧。」
他丟出了一個金幣來，要那僕役去檢取；所有的頭都伸出去，以便所有的眼睛都看它落下來。那個身材高大的男子又以一種非人間所有的聲調喊道，「死了！」

這時突然又有一個男子迅速地來到，大家都對他讓着路。那可憐人一看到他，就撲在他的肩上啜泣號哭起來，並用手指着噴泉那邊：那邊正有幾個婦女俯身在那一捆一動不動的東西上，並在它周圍輕輕地走來走去。可是她們也跟那些男子一樣，一聲不響。

「我就統知道了，我就統知道了，」那最後來的人說。「做一個勇士吧，嘉斯柏啊！那可憐的小把戲這樣死了，比活着好。它毫無痛苦地死於一瞬間。它能有小時活得如此暢快嗎？」

「你，那邊的人，你是一位哲學家呢，」侯爵微笑着說。「你叫什麼名字？」

「人家叫我德法奇。」

「什麼職業？」

「侯爵老爺，賣酒的。」
「把這個檢去把，哲學家兼賣酒的，」侯爵說着，又向着他丟出了一個金幣來，「你可以拿去任意化用。那些馬怎樣；沒有出毛病嗎？」

侯爵老爺不屑再看那堆人一眼，就靠身在他的座位裏，預備要驅車走了：神情好像一位紳士偶然打破一件平常的東西，已出錢賠償了它，而且是不在乎此的——正在這時，他的安

聞却突然被一個飛進車內，叮鏗地落在地板上的金幣所擾亂了。

「勒住！」侯爵老爺說。「勒住馬！誰丟的？」

他向賣酒的德法奇剛才所站的地方望去；但此刻只有那可憐的父親覆面匍匐在那個地方的鋪道上，另有一個黝黑壯健的婦人站在他旁邊編結絨綫。

「你們這班狗！」侯爵平靜地說：除了鼻子上的斑點以外，臉色一點也沒有改變，「我非常願意驅車在你們中間任何人身上軋過，而把你們從地上消滅。假如我知道哪個流氓毆對我的車子投擲東西，而這個匪徒離它又相當近，我要把他軋死於車輪之下。」

他們的處境是如此可怖，他們的經驗是如此的多而艱辛，知道這樣的人在法律範圍以內和以外能怎樣對付他們，所以一個聲音都沒有發出來，一只手都沒有舉起來，甚至一只眼睛都沒有抬起來。在那些男子中間，一個也沒有。可是那站在一邊編結絨綫的婦人却堅定地抬起頭來，正視着侯爵。他的身份不許他去注意這個；他的輕蔑的眼光掠過了她的，掠過了其他的全體老鼠；他重新靠身在他的座位裏，發令道，「前進！」

譯後記：這篇描寫法國革命前的貴族跋扈情形的「插話」，原是迭更司的長篇名著「雙城記」的一部分。我因找不到可以代表迭更司的思想或藝術的短篇作品，所以把這篇發表在此地，作為迭更司小說的「樣品」，希望讀者由此能窺見迭更司的思想和藝術的一斑。

馬 燈 (本文接上第一三頁)

——那個小的呢？

他被驚訝得像橋腳般站定了。

——那個小的呢？

幾乎是聽不清的聲音

他說他病了。

一種罪孽的微顫

通過他全身。

馬燈又被他拾起，他走了。

擲下來的黑影

像一口鐵鼓

敲打在夜的冷寂的空氣。

鐵鼓夜夜敲在耳邊

我們就沒有寄信的準備了。

我們找了他的營地，

從營地我們又

找到了他的隊部。

——死了。

問到了也是一個年青的。

用這迷說自己事情一般沉着。

——不是他還等回信嗎？

追問惶急地，

回答我們的又說了第二遍，那是嘆息的，陰沉的絕望。

我好像看見

都是幽靈了，

然而我被它們

譏笑着，

隨意地

他們用悽慘的，無節制的

諷諷作了回困。

我看一見封折縐的信

被擱在無人注意的窗檯，

寫着彎斜的

那個小兵的名字。

比彈片還痛苦的絞我，

那封信像

趕不及視線的喪者

楚苦的臉被折縐了，

它沒有來得及

把希望，或者是安慰

告訴他的主人。

使我們看見的却是

營長的鞭子

永遠酗酒地

荒濤地揮動着。

完

褚威格及其作品

羅曼羅蘭作
陳占元譯

詩人，而且在少年時代已經成名的詩人，論文家，批評家，戲劇家，小說家——士提芬·褚威格在各種部門都致力過，而且都蔚然成家。

他的藝術家的人格最觸目的特點是求知的熱情，是沒有休止和永不緩和的好奇心，是這種什麼生活都要看見，都要知道，都要生活的衝動，這種衝動使他成爲一個熱切的旅客，而且永遠在旅行中，踏遍文明的種種國土，觀察着和記錄着，在過路的旅店裏面寫他的最親切的作品，遍讀各種書籍，到處搜羅名人手跡（在建於俯瞰着薩沙（Mons）的故城（譯者按：即薩爾茲堡Salzburg）那個峻峭的丘陵之上他的美好的住所裏面，他藏有不少罕見的手跡），如火如荼地發掘着偉大人物的秘密，偉大熱情的秘密，偉大創造的秘密，他們所不肯爲俗人道的，他們所沒有承認的——天才的胃味和虔敬的人，他強迫天才說出他的祕奧，可是爲了要更懂得去愛他，——極有佛洛依德（S. Freud）的犀厲的鎖鑰的詩人（他是佛氏的崇拜者和早期的朋友，他把他的最重要的批評的著作：「與惡魔的搏鬥」，獻給佛氏），——靈魂的獵人。但是他所獵取的靈魂是活生生的，他沒有把它們傷害。以輕巧的腳步，他在森林的邊緣逡巡着；而且，一面翻閱着一本美好的作品，心在跳動，他傾聽着，他窺候着，鼓翅的聲響，壓塌了的樹葉，歸巢的野獸；而他的生命是和森林的生命混合在一起的……

據說同情心是知識的鎖鑰。這句話在褚威格是對的。但反過來說也是對的：知識是同情心的鎖鑰。他藉智力而生愛。他藉情意而理解。

而二者之混融在一起使那種在他身上的心理上熾烈的好奇心，好像在他的中篇小說之一（譯者按：即本刊連載的馬來亞的狂人）的主人翁一樣，有着「肉體的熱情」的所有特點。

我們會說，他渴望着情智的混合有如渴望那些溶解的時辰，那種使他心裏不安的生機的本能與精神的對立在那些時辰得再解決了。

我們也許不致犯很大的錯誤，可以說這種曖昧的先見，這種又是甜密又是憂煩的需要，是他的最重要的論文集或短篇小說集所以如是湊集的中心動機，主要的理由。

士提芬·褚威格在藝術上主要的特點正在於他重視不單是一個短篇小說集的結構，可是他也重視一個論文集或一個短篇小說集的結構。每本書都是一個諧和，用一種準確和細緻的藝術計算好并寫出來的。在我們這個愛好自然的或有意的不連貫，臨時的作品及七搭八湊的印象記的時代，這是最例外沒有的了。這種高尚和細膩的音樂感覺，當代亂鬧鬧的耳朵所沒有充分注意到的，是我在褚威格的作品裏面所最心愛的東西。我要把這一個特色敘明白一下。

他的每本著作是有如一篇交響樂，有一個選擇好的音質，並且有幾個段落，他的作品別爲若干組：每組是有如一座多摺屏風，每本書爲一屏，與正中的扉頁連接。

在批評方面，直至現在，他的兩本主要的書是：「三大師」（Die i Meister），一九二零年作，和「與惡魔的搏鬥」（Der Kampf Mit dem Dämon），一九二五年作。兩本書都是一種精神的分類（Typologischer Geistes）之一部。第一本是「小說家心理學」（巴爾札克，狄

更新陀斯陀意夫斯基)，那個出類拔萃的小說家，「那個創造出他的整個宇宙，他固有的世界，及這世界的類別及它的固有的宇宙吸引力的法則的小說家……」。第二本(霍爾德林 Holderlin, 克拉斯脫 Kleist, 尼采)是那種 Dreik Lang, 與永恆的不安搏鬥的三個創造的精神的華格納風的和音。為了更易於說明這種和音，格威格，在他的序文裏面，把哥德的古典的完美的和音與之比較。在哥德，「與惡魔的搏鬥」是全部生活最重要的問題，而他以絕對的，難和解的，無展綫的勝利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但格威格卻沒有左袒這兩種和音之一，否認別一種和音的正當，或否認它的詩和的光彩。一種和音更顯出別種和音的價值。美的東西都是正確的，都是健全的。偉大的交響樂是所有分配得宜的和音之譜和所造成的。

他的短篇小說，在今日，包含着三瑰美的集子，每個集子都以一個主調為中心；每個集子之前，好像一篇序曲似的，都有一首聲調鏗鏘的十四行詩，指出這個集子的本質。

第一個集子：(Erstes Erlebnis)「人生的初次經歷」，「兒童國的四個故事」(Vier Geschichten aus Kinderland) (一九一一年)——獻給愛倫·凱(Ellen Key)的——有着黎明之溫柔的沈鬱和憂煩的等待……

「O susse Angst der Ersten Dämmerungen……」(1)

第二個集子：Amok (馬塞亞的狂人) (一九一二年)，獻給佛蘭示·馬撒萊(Frens Maserael)。「藝術家和樂友」的，是熱情的地獄(Unterwelt der Leidenschaften)，那主要的存在物，那被掩蔽着的生命，在這地獄的底層被深淵的火焰燃燒得縮縮起來，可是也被它照明了……

「燃燒罷！可是如果你真燃燒着的話，你將在你的深淵裏面認識世界，在神祕首先發生效力的地方，生命才開始……」

„Erst Wo Geheimnis wirkt, beginn das Leben.“ (1)

第三個集子：(感情的紊亂) Verwirrung der Gefühle (一九二

七年)，更為鞭辟近裏。

…… In das dornendichte

Gestrüpp des Herzens, Wirtis des Gefühls, (1)

描寫那些或是暫時，或是永遠為打擊所毀壞的靈魂，它們在垂危之頃，吐出它們的祕密。我承認我比較喜歡這本書。我覺內這本書和「與惡魔的搏鬥」，是格威格的最強有力的作品。最悲慘的作品。最近人性的作品——可是不能作為他的蓋棺論定。因為我認識這位思想家的源源不絕的深思，他時常添加他的經驗的寶藏，他的生命的儲備，——而且永遠醒覺，無休止的運用他的創作的活動，絕不感覺滿足，自然也知道成名之可貴，并且曉得尋求快樂，但是沒有幻想，從沒有為幻想所誤，律已很嚴，看得更遠，看得更高……對於他的未來給我們準備好的他的不斷的長進和更偉大的作品，我們讓他去負責好了；但是我們且贊賞現在吧！對於他的已經寫出來的作品，我在他的第三個小說集裏，特別提出「一個婦人的生活二十四小時」，和「一個心的毀壞」。這兩個短篇小說可以列於現代生活的，永恆的人類的最清明的悲劇之林。「馬來亞的狂人」，以它的狂熱，血腥，熱情和馬來亞的瘋狂的氣息，也歸入這一類的作品。

我不想分析格威格的作品。我不喜歡使自己代替讀者。當我年青的時候，我對於像薩爾賽(sarcey)的演講員非常生氣，他依照當日的時尚，用他的肚皮和他的喉舌擋住了最瑰瑋的古典劇本的上場。我在心裏對他高聲道：「給我從我的太陽滾開……」——要在這一切對於藝術作品的詮釋裏面找到一種樂趣，此人定非偽君子不可。作品放在那裏。吸它吧！呷它吧！讓讀者從作品得到一個毫無混雜的直接的印象罷！預先使人誤會一件藝術作品，這是對它的一種傷害……

因此，我要在這裏使讀者認識的不是作品，而是創造了這個作品的思想家的氛圍，使讀者隱約見到他的豪爽的熱心，他的從基層直到頂點，在它的森林裏面，在它的髮積裏面，在它的半穴裏面，和在它的高原之上，遍歷人的靈魂，想整個洞識人的靈魂之游牧的熱情。他喜

愛人的靈魂之形形色色的表現。什麼也沒有被委棄於他的貪婪的同情心之外。但是這種同情心却較喜歡趨就更多的生命，趨就創造之火的洪流。

在「與惡魔的搏鬥」的那篇很有意思的序文裏面，褚威格讚頌愛慮的惡魔所折磨和下種的那些人，為瘋狂的犁頭所耕耘過，和身上佈滿了收穫物的人才，——他指出把他們認為病理的徵象之錯誤。——「在不事生產的人」，他說，「病態的這個字才有意義。」在任何非正常的東西是一種力量，一個創造的源流的地方，它不是正常的，它是超正常的，好像那些狂風暴雨，它們是自然的瘋狂的行為，自然的發作的頂點，和也許是它的最高的表現，——大刀闊斧，劈擊在大堆的

殘廢物之上的變革，森林裏面的道路——自然的季節，一個跟着一個，在那上面前進的血的路程。

在人的紊亂之外，在人之外，我在士提芬·褚威格的作品裏面感覺到自然的精神和它的變革，破壞和創造的永恆力量，像他所說的，「這種在一切價值之上的價值，這種在我們的一切感覺之上的感覺。」
"Wert über allen Werten, Sinn über unsern Sinnen"(11)
我相信他日後的進程，他的藝術的發展，會以一些由詩的太陽之溫暖的光輝與科學分析的謹嚴結合起來的作品，指出他眷戀着這地的精神。

- (一)此句譯文在對上一句內。
- (二)「在心的稠密的荊棘裏面，情感的紊亂……」

本來這一期想在這創作界有冷落之感的時候，來一個創作特輯的，編集好的創作小說共有四篇，但終以篇幅關係，把業已預告過的另外兩篇臨時抽下，移往下期去了。

上期彭燕郊先生的「黃昏及其他」，誤排了兩處：「落葉樹」一詩的第五段最後兩行應該是：——

因為她底渴慕的唇，是太喜愛
親吻那太甜蜜的萌芽的香餌

同時，「池沼」一詩的第三段末一句，被排在第四段的第一行上去了，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致歉。

長篇「馬來亞的狂人」，是陳占元先生的新譯。關於作者，自有羅曼羅蘭的「褚威格及其作品」在，可供讀者諸君參攷。全篇六萬餘字，預計在一卷之內刊完。

上期編後記里曾經提到本刊第一卷合訂本的事情，頃據發行部報告，所剩的二十多本業已全部售光了，而外埠讀者却源源不絕的寄款去購買。現特在此重提一下，免得徒然函款往返，空費手續。

最近印刷成本及工資的飛漲，簡直驚人！本刊過去為了顧及讀者諸君的負擔，雖會稍稍增過幾次價，但每期虧累仍極鉅大。從本期起，我們特地把定價提高了，打算在這一卷里，價目再不變更。自然，過去的舊定戶，則依然按照舊價目計算，以示優待。

編 後 記

編 者

馬來亞的狂人

S. 褚威格作
陳占元譯

一九一二年三月，在拿不勒斯港內，在一條巨大的海輪卸貨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奇異的事件，關於這個事件，報章刊載了大量的新聞，但也有不少穿鑿附會的地方。雖說是大洋洲

——上述那條海輪的名字——的搭客，我也跟別的人一樣，沒有目睹這回不經見的事件的機會，因為這回事件發生在夜裏，在輪船添加燃料和卸貨物的當兒，而我們爲了避開這些喧鬧起見，都登陸在咖啡店或在劇場裏面消磨時間去了。可是，據我看來，在當日我沒有傳揚出去的幾種臆測，却包藏着這回動人的事件的真實的解釋；現在已事過境遷，我也許可以就把在這道回奇怪的軼事發生之前聽到的一段心腹談話予以公布了。

當我在加爾各答的船務代理處，想在大洋洲定下一個位子回歐洲的時候，辦事人聳聳肩膊表示歉意；他不知道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房間，因爲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換言之即在雨季之前，輪船通常在從澳洲啓行的時候位子便完全賣光了；那個夥計要等新加坡拍來的一個電

報，通知他還有空的位子沒有，他才能够給我答覆。

次日，他給我我可以替我留一個位子的好消息；事實上，這祇是在輪船中部的甲板底下，一個不大舒適的房間罷了。因爲我急於回國，我沒有多事遲疑便把那個房間定下來了。

那個辦事員沒有欺騙過我。輪船載滿了搭客，并且那個房間是整腳的：這是一個緊緊貼着機器間，并祇給一個圓形牛眼窗的搖搖不定的光線照亮的狹隘的四方房間。

混濁和不流通的空氣使人嗅到一股油膩和發霉的東西的氣息：你沒有片刻能够逃脫電風扇的嗡嗡之聲，它像一隻發了狂的鋼製的蝙蝠是的，在你的頭上旋轉不已。底下，機器呻吟着，像一個挑煤炭的工人喘着氣在一道樓梯上上下下；頭上，你不斷聽到甲板上散步者的穿來穿去。因此，我纔把我的箱子搬到這一類用灰色木板隔開，有着惡心的臭味的墳墓裏面，我便馬上逃到甲板上面躲避去；從底層走出來，我呼吸着吹拂在波濤上面的柔軟微溫的大地的風息，像呼吸着琥珀。

但是甲板上也祇有拘束和喧噪：還是散步者的飄來忽去，泄泄沓沓。——這些局處一隅，無所事事的人，在焦燥的時候，不停的走上，走下，和胡說八道。婦人的嬌聲滴滴的諧謔，在甲板狹窄的過道上穿梭似的往來着的行人在長椅之前走過，他們嘩喇嘩喇的說了一通結果祇有自家想着自家的事情，這一切給我一種不知怎樣的不快。

我剛纔遊歷過一個在我是新鮮的世界，我在腦裏保留了一大堆的印象，它們一個一個拚命互相擠迫着。在現在，我要思索一下我所看見過的，將它弄清楚，將它排次好，以便給那個映入了我的眼簾的亂闐闐的世界一個形式；但是，在這裏，在這條被一羣人闖了進來的馬路上，却沒有頃刻的安息和甯靜。假如我執起一本書的話，書中的文字在這些嚼嘴舌的人羣經過時投射出來的凌亂的影子裏面消失了。在這條輪船的過道——熙熙攘攘的沒有陰影的道路——我無法作片時的凝思。

三天的功夫，我嘗試尋得一點孤獨，我忍着性子觀看着人們和大海。但大海永遠是一式

一樣的，蔚藍而空虛，除却在响晚的時候落日在水上突然燃起一片五光十色的烟火；說到人們，經過了三個二十四小時之後，我把他們都清楚認識了。每一張臉在我都成爲熟悉到至於厭看；婦人們尖銳的笑聲不再引起我的注意，隔座兩個荷蘭軍官的喧嚷的爭辯也使我漠然。我祇好到別的地方躲避去；但我的房間是火熱和充滿了蒸氣的；在客廳裏面，幾個英國少女不斷彈奏着豎琴的鋼琴，伴着那些沒有節拍的華爾滋舞。最後，我斷然把時間的次序倒過來，從午後起，灌了幾杯啤酒使自己昏頭昏腦之後，我便走下房間去，好得在別人用晚餐和跳舞的時候睡覺。

當我醒來的時候，在作爲我的房間的那座小棺材裏面，一切都是漆黑和帶濕氣的。因爲我把電風扇關了，肥膩和潤濕的空氣把我的太陽穴弄得熱刺刺的。我的知覺彷彿遲鈍了：得有好幾分鐘的功夫我才認出這是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午夜一定已經過去了，因爲我也沒有聽到音樂，也沒有聽到腳步的不斷的穿來穿去的聲音。祇有那座機器，怪物的碎碎然的心跳，老是喘着氣把輪船的軀殼推到看不見的地方，輪船觸動着水波駛進那裏去。

我摸索着走到甲板上。這塊地方圓無一人。在我仰起我的視線朝着烟囪的冒着煙的塔子和朝着一些幽鬱似的矗立着的桅杆的當兒，一種燦爛的清光突然注滿了我的兩隻眼睛。蒼穹輝耀着。給蒼穹綴上白的閃光的星辰的四周

，是一片漆黑，但是不掩怎樣，天空吐着輝光。彷彿一幅天鵝絨製的帳子吊在那裏，對着一擊巨大的明燈，好像星辰祇是一些裂縫或是一些窗子，這種難以描述的光輝的光線便藉這些裂縫或窗子瀉露出來。我從沒看見過像這一夜的天空，天空有着一種多麼近乎鋼質的藍色，然而是一片閃亮，一片輝耀，一片喧鬧和四面洋溢著光明，一道從月亮和從星辰洒落下來像掩着的光明，它好像在一個神祕的爐灶裏面燃燒着似的。像一塊白色的漆，輪船所有的線條在海面點綴着天鵝絨上面，在月色底下玲瓏浮凸；繩纜，帆架，種種設備，一切輪廓都在這一片飄浮着的光華裏面消失；桅杆的燈火，和更在上頭的瞭望臺的牛角燈，彷彿高高掛在空虛裏面，像在天空燦爛的星辰中間的地上蒼白的星辰。

正在我的頭上，不可思議的南方星座凝着於無窮的天際，滿綴耀眼的金鋼石的釘子，并且彷彿這個星座在改變位置，其實祇有輪船予人這種運動的幻覺，輪船輕輕擺動着，胸部喘着氣，像一個巨大的游泳者，隨着波濤的波浪之顛簸開拓它的道路。我站立着，我向天翹望：彷彿我在入浴，熱水從頂上給沐浴下來，不同的是：在這裏是皓潔和微溫的光明瀉在我的手上，它輕輕包裹着我的肩膊和頭頂，它彷彿要透進我的身體裏面，因爲全部臟腑突然離開了我。解脫了，我從容呼吸着；帶着一種新的逸樂，我在嘴唇上細味着柔和的、澀滑的和

微微地醉人的空氣，像細味着一種純淨的飲品，這口空氣帶來果實的氣息和遠方的鳥的芳香。現在，——這是我登船以來第一次！——夢想之神聖的欲望抓住了我，一如這另一個更爲肉感的欲望，使我企盼着，像一個婦人似的，委身於四方八面緊纏着我的這種柔和。我想挺直身子躺下來，視線移到那些白色的楔形字去，但是安息的大椅，甲板上的長椅，都給搬走了，而在那圓無一人的散步的甲板上，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我放懷於一種甯靜的夢想。

這樣摸索着我一步，步走近船首，那種彷彿自物件墮下要沁入我的身內的愈來愈厚厲的光明使我盲目了。這種星辰的光明，有着一種冰寒的皓潔和一種耀眼的光彩的，快要使我感覺到不舒服了；但是我要逃到一個陰暗的地方去，輪到一張蓆子上面，不再感覺這種由物件反映出來的光輝在我的身上，可是僅祇在我之上——恰像從一個漆黑的房間的内部看一片景物。最後蹴着繩纜和貼着鐵的支柱走過，走到了船傍，眺望着船首在黑暗中前進，及流動的月色，泡沫四濺，從船尖的兩傍迸射出來。這把海上的掣頭不斷翹起和重新陷進這塊拿動的浪濤激成的耕地去；在這種閃亮的起伏之間，我感到被征服的因素的全部痛苦，我感到地上的力量的全部喜悅，在這種靜觀當中，我把時間的概念忘却了；我這樣靠着船傍的欄杆已經有一個鐘頭麼，還是祇有數分鐘呢？隨着頭顱之所至，那條一個巨大的搖籃似的輪船

好知道我能否再碰到他。心理上的謎對於我有一種使人不安的權力；我的整個生命焦渴渴要發見事物的關係，一些不經見的人物，僅以他們的出現可以在我身上翻動一種求知的熱情，其劇烈處不減於在婦人身上的肉體上的熱情。

日子在我是非常冗長的，它在我的指縫間一片片的飛去，除却空虛之外沒有留下什麼。我很早就睡了：我知道我在午夜會醒來，知道這回事件會把我從夢中抓起來。

事實上，我也在跟昨夜一樣的時候醒來了。在我的夜光錶的錶面上，長短針彼此蓋住，僅做成一道發光的線。我趕忙走出我的沉悶的房間，好碰到一個更沉悶的夜。

星辰像昨夜一樣閃爍着，它們向搖擺着的輪船洒落一道浩瀚的光；很高，在太空裏面，南方星座吐着光輝。一切都像昨夜，因為，在熱帶地方，白晝和黑夜有着比我們的地帶更均勻地相反的外觀；不過昨夜這種飄飄然的和夢幻的騷動已不復在我的身上了。一種東西牽引着我，煩擾着我，而我知道我會被牽引到什麼地方：到船傍那些黑的支柱那邊，好得知道這一個神祕的人是否還在那裏，不動的，坐下來。上面，輪船的鐘敲響了：這時我聽任我的好奇心牽引。一步一步，徘徊於煩厭和喜欲之間，我順着我的路走去。我還沒有走到船首，我便突然看見那裏出現一件像一隻熾紅的眼睛的東西。這是那隻烟斗。那末他在那裏了。不拘我怎樣，我有過一種驚慌的舉動，我

住了脚。再過了一會，我正要去他去了。你看在那邊，在陰影中，一件東西騷動了，站起來，走了兩步，而突然在我的面前我聽到他的聲音，那聲音是同時充滿了客氣和憂煩的。

「請寬恕我，」他說。「你似乎要走向你的原位的，我覺得當你望見了我的時候，你有過一種迷走的舉動。請你安靜坐下來吧，因為我走了。」

我再三請他待着：我站在後面祇是為的不想妨礙他。

「你沒有妨礙我，」他帶着多少辛酸說。「相反，我高興有二次不是獨自一個人。我在十天以來沒有講過一句話。當真說，在好些年以來……把什麼東西……也許就祇因為那是使人氣悶的，……都留在心裏是一件多麼痛苦的

事情，我再也不能夠在這個房間待着，在這個……棺材，我再也不能夠，而我也忍受不了那些人們，因為他們整天笑着，那，我現在再也忍受不了：甚至在我的房間裏面我也聽得到他們，我掩着我耳朵。當真，他們也不知道：而且，那對外人又有什麼關係……」

他重新停下來，並且他一下子忽促的接着說：

「但是我不想打擾你：寬恕我的噁舌。」

他彎了身子并作他去的手勢。但是我再四的問答他：

「你一點也不打擾我。我也高興，在這裏，大家安安靜靜講幾句話：你用一枝香烟麼？」

我把火給他。他的臉重新，搖搖曳曳的，在黝黑的船傍上面浮露出來，不過現在它是完全掉轉到我這邊來的：在他的眼鏡後面，他的眼睛貪婪地審判着我的臉龐，彷彿為一種瘋狂的強暴所鼓舞着是的。一陣戰慄傳遍我的全身。我明白了這個人要講話，他該得講話，而我也知道我應該不作聲去讓他講話。

甲板上還有另外一把椅子，他將那把椅子遞了給我。我們坐下來了。我們的香烟燃着火星；從他的香烟的火在暗影裏面忙亂地跳躍的樣子，我看見他的手在發抖着。但是我不做聲，他也不做聲。次後他突然放低嗓子問道：

「你很累麼？」

「不累，一點不累。」

從黑暗裏發出來的那聲音重又逼來了。

「我想問你一件事：我的意思是說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我知道，我知道這樣對着頭一個碰到的人講話，在我是多麼荒謬：但是：我是：我是在一種可怕的生理上的狀態中：我到了這樣一個田地，我絕對需要對一個人講話，否則我便完了：你會明白我，當我：對的：當我告訴你：你的時候：我知道你不能幫我的忙，但是這照沉默使我害病：而一個害病的人在別人看來總是可笑的……」

我打斷他的話并請他不要煩惱。假如他真的願意告訴我的话：自然，我不能夠答應他什麼，但至少這是一種責任，要對別人顯出多少好意。當你發見一個人在哀痛之中的時候，你

自然要幫他的忙：

「對別人顯出多少好意的：責任：嘗試：的責任：你也相信一個人有多少責任：有多少幫忙別人的責任麼。」

他把這句話反覆說了三次。這種反覆伸述那些話的麻木的和遲鈍的樣子使我打戰。這個人瘋了？還是喝醉了？

但是，彷彿這種懸揣經過我的嘴脣說了出來，彷彿他聽到了這句話，他突然用一種完全兩樣的聲音說：

「你也許相信我喝醉了或是瘋了。不，我不是那樣，我還不是那樣，不過你剛纔說出來的那句，十分奇異的使我感動了！十分奇異的，因為使我心煩的正是那一件事情；我很想知道我們是否有責任：責任！」

他依然半吞半吐的說着。跟着他劃然止住了；次後他接着說：

「你得知道我是醫生。而在一個醫生，往往有這樣一類的情形，一些多麼可怕的情形：對的，我們就說一些極端的情形，在這些情形當中你不知道你是否有責任：實在，不單祇有一種唯一的責任，——對於第三者的責任，——可是也有一種對於自己的責任，一種對於國家的責任，和一種對於科學的責任：要見義勇為，不錯；這恰巧是醫生的義務：但是這些格言永遠是屬於理論方面的：實在，到什麼程度，你應該顯出見義勇為呢？你是一個陌生人，我於你是陌生的。而我請求你不

要說你看見過我：好！你不作聲；你盡了這種

責任：我懇求你和我講話，因為沉默使我痛苦：你準備好了聽我的話：好的：但那是件容易的事情：好，假如我請求你把我握死和把我

投到海裏去：到這裏，不用說，慇懃，效勞都無能為力了。一定得有一個限度；在牽連到本人

的生活，你的責任的地方：這種限度得存在：責任，不用說，是有限制的。不然的話，這種責任，在一個醫生，也許是沒有止境的麼？

他得作一個救星，作芸芸衆生的保護人，純然因為他有一張印着拉丁文字的文憑麼？當一個婦人：當一個男人走來請他作一個高貴的，能幫忙別人的和善良的的人的時候，他真的該得犧牲他的生命和為之寢饋不安麼？是的，責任，責任，有一個止境：在你再沒有完成的力量

的地方，恰巧就在那個地方：」

他重又中止了，並且突然站起來。
「請你原諒我：我現在是受了刺激：但是我沒有喝醉：還沒有喝醉：在這種可怕的孤寂中，我毫無掩飾向你承認，這樣的事情我現在是時常遇到的：試想，七年以來，我差不多完全在土人和野獸中間過活：這樣我便忘記了從從容容的說話，而當我開始說出我的苦悶的時候，馬上就是滔滔不絕的言語：但是等着：是的，現在我知道：我想問你，我想對你說出一種情形，在這種情形裏面我們要知道我們是否有責任幫忙別人：帶着一種真真實實地天使般的天真幫忙別人，要

知道我們是否：此外，我恐怕這個故事要化許多時間。你真的不累麼？」

「不累，一點不累。」
「謝：謝謝你：你喝一口麼？」

他在黑暗中在他後面摸索着。我聽到一種杯子的聲音，他安放在他旁邊的酒瓶，兩個，三個，好幾個酒瓶的一回碰擊之聲。他給我倒了一杯威士忌酒，我忽忽的潤濕了一下嘴脣，

他呢，他却一下把他的喝光了。一瞬間，我們中間瀰漫着一片沉默。鐘現在敲響了：這是十二時三十分。

「那末，我想對你講述下面那一回事情。你試設想一個醫生在一個：小城市：或者不如說在鄉間：一個醫生他：」
他重新住了口。跟着他突然將他的椅子湊近我。

「不，不是那樣，我得把一切的事情告訴你，直接的，從起頭到尾，否則你不會明白：一件這樣的事情，一件類此的事情不能夠像一個榜樣，像一種理論提出來：我得把我本人的情形告訴你，那裏沒有一點兒羞恥，沒有一點兒文飾。在我面前，人們也裸露着身體和讓我看到他們的毛病，他們的尿和他們的排泄物：當你要別人幫忙的時候，不要吞吞吐吐，要把話都說出來：我要對你講述的不是一個虛擬的醫生的情形。我使自已毫無遮蔽，我說：我：在這種地獄般的孤寂裏面，在這個折磨你的靈魂和試呼你的骨髓的被咀咒的國度裏面，我再也不知道臉紅了。」
(未完，待續)

改進文庫

本文庫包括社會、經濟、政治、哲學、歷史、自然科學、文藝等各種譯作，且注重目前有關抗戰建國諸重要問題的研究，以取材嚴正及定價低廉為第一義。已出各書，不僅內容方面，早獲得廣大讀者的一致讚許；即於形式方面，無論印刷紙張，在國內出版界中，都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當此讀書界深感「無書可讀」，「書價奇昂」的時候，獨有本文庫以上述特色，滿足多數好學之士的需求。另有新書多種，陸續出版。

希特勒與國社黨

許天虹譯
定價五角

戰時物價講話

杜俊東著
定價五角

蘇聯的建設

黎烈文等編輯
周學普等編
定價八角

風塵

聶紺弩等著
王西彥等
定價七角

何謂法西斯主義

日本・藤井悌作
龍積芝譯
定價五角五分

科學與人生

陳範予著
定價一元三角

敵情的透視

馮河清等譯著
沈鍊之
定價五角

生命之謎

沈鍊之編譯
定價五角五分

世界資源要覽

馮河清譯
定價一元二角

英國人

陳占元譯
即出

改進出版社發行

永安、南平、沙縣、長汀

現代文藝叢刊第二輯

第三帝國之兵士

匈牙利、霍爾發斯著

黎烈文譯

定價一元二角

希特勒的理想和方法，把德國青年引上了怎樣的道路？他給他們準備的是一個怎樣的前途？作者借著主人公臨終的口吻，在本書末尾對一個孩子說：「當你完全長成了的時候，也許別的時代會要來。……可是你，不要也來罵我。你得告訴他們；他是祇能這樣做。這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才氣橫溢的年青作家霍爾發斯，用他的輕巧新穎的筆觸，刻出了第三帝國一般青年的全貌；在清新的字里行間，滲透着慘痛的，發人心弦的眼淚！

馬來亞的狂人

(長篇)

陳占元譯

俚

(短篇)

陶雄著

罪

(短篇)

雨田著

幸福

(短篇)

蹇先艾著

懸崖

(短篇)

王西彥著

改 進 出 版 社 發 行

福建省政府特准發行
永安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登記證字第一三九號
中郵政華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期零售每冊五角